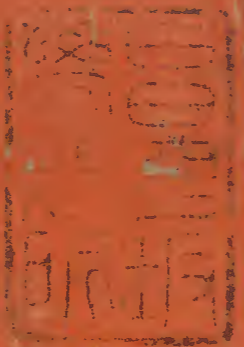


後漢書

十六

列傳 六十三之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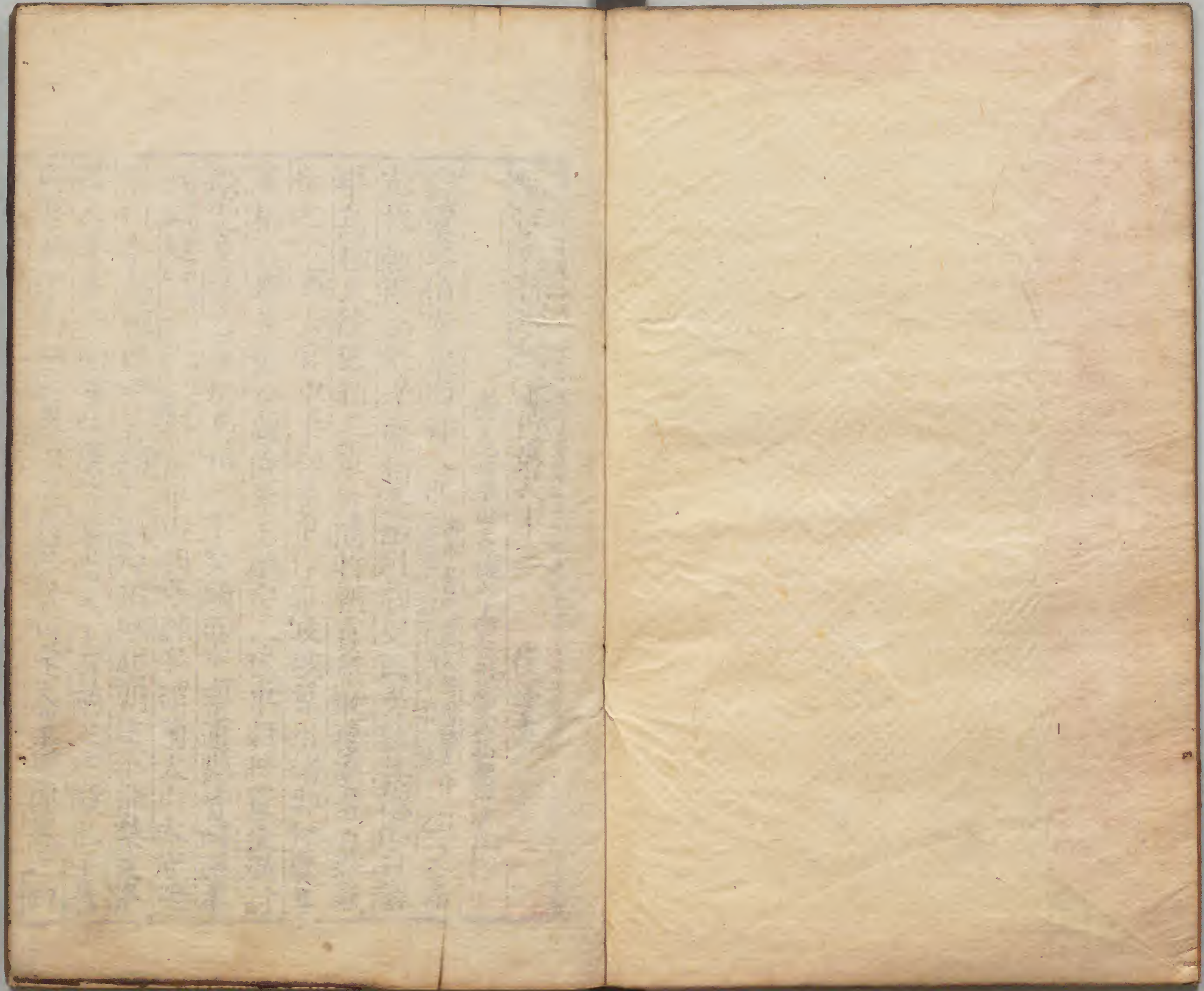


| | | | |
|------|-----|-----|-----|
| 漢書門類 | | | |
| 五〇一 | 四一七 | 三二七 | 一九三 |
| 冊 | 架 | 函 | 號 |

| | |
|------|-----|
| 內閣文庫 | |
| 五〇一 | 二七九 |
| 冊 | 架 |

| | |
|------|--------|
| 內閣文庫 | |
| 番號 | 漢 5017 |
| 冊數 | 19(16) |
| 函號 | 279 70 |





劉虞公孫瓚陶謙傳第六十三

後漢書十三

南宋范曄撰唐章懷太子賢請廷文盛高澄傳女角校

劉虞字伯安東海郟人也謝承書曰虞父舒丹陽太守祖父嘉

光祿勳虞初舉孝廉稍遷幽州刺史民夷感其德化自鮮

卑烏桓夫餘穢貊之輩皆隨時朝貢無敢擾邊者百姓歌

悅之公事去官中平初黃巾作亂攻破冀州諸郡拜虞并

陵相綏撫荒餘以疏儉率下遷宗正後車騎將軍張溫討

賊邊章等發幽州烏桓三千突騎而牟粟浦懸皆畔還本

國前書音義曰牟音直也前中山相張純私謂前太山太守張

舉曰今烏桓既畔皆願為亂涼州賊起朝廷不能禁又洛

陽人妻生子兩頭此漢祚衰盡天下有兩王之徵也子若

與吾共率烏桓之眾以起兵庶幾可定大業舉因然之四

年純等遂與烏桓大人共連盟攻薊下燔燒城郭虜略百
姓殺護烏桓校尉箕稠左北平太守劉政遼東太守楊終
等衆至十餘萬屯肥如肥如縣屬薊州舉稱天子純稱彌天
將軍安定王移書州郡云舉當代漢告天子避位勅公卿
奉迎純又使烏桓峭王等峭音七笑反步騎五萬人青冀二州
攻破清河平原殺害吏民朝廷以虞威信素著因積北方
明年復拜幽州牧虞到薊罷省屯兵務廣因信遣使告峭
王等以朝恩寬弘開許善路又設賞購舉純舉純走出塞
餘皆絳散純為其客王政所殺送首詣虞靈帝遣使者就
拜太尉封容丘侯容丘縣屬東海郡及董卓董卓遣使者投虞入司馬進
封裴貫侯初平元年復徵代表隗為太傅道路隔塞王命
竟不得達清幽部應接荒外資費甚廣歲常到青冀賦

孟異

調二億有餘以給足之時處處斷絕委輸不三而虞務存
寬政勸督農植開上谷胡市之利通魚陽鹽鐵之饒民悅
年登穀石三十青除士庶避黃巾之難歸虞者百餘萬口
皆收視溫恤為安立生業流民皆忘其遷徙虞雖為上公
天性節約敝衣繩履食無兼肉遠近豪俊夙贊後者莫不
改操而歸心焉夙猶也初詔令公孫瓚討烏桓受虞節度瓚
但務會徒衆以自強大而縱任部曲頗侵擾百姓而虞為
及仁愛念利民物由是與瓚不相平二年冀州刺史韓馥
勃海太守袁紹及山東諸將議以朝廷幼冲逼於董卓時
帝年十歲遠隔關塞不知存否以虞宗室長者欲立為主乃遣
故樂浪太守張岐等齎議上虞尊號虞見岐等厲色叱之
曰今天下崩亂主上蒙塵左傳曰周襄王出奔于鄭魯曰吾被

重恩未能清雪國耻諸君各據州郡宜共戮力說文曰戮力并力也左傳

曰戮力同心音力潤反又音六盡心王室正及造逆謀以相垢誤邪固拒之

馥等又請領尚書事承制封拜復不聽遂收斬使人於是

選掾右北平田疇從事鮮于銀魏志曰疇字子春右北平無終人好讀書善擊劍劉虞署為從事

事太祖北征烏桓令疇將眾止徐無出盟龍歷平剛登白狼鞋去柳城二百餘里虜乃驚太祖與戰大斬獲論功封疇上疏自陳太祖令夏侯傳

俞之疇曰豈可賣盧龍塞以易賞祿哉蒙險間行奉使長安獻帝既思東歸見疇

等大悅時虞子和為侍中因此遣和潛從武關出告虞將

兵來迎道由南陽後將軍袁術聞其狀遂質和使報虞遣

兵俱西虞乃使數千騎就和奉迎天子而術竟不遣之初

公孫瓚知術詐固止虞遣兵虞不從瓚乃陰勸術執和使

奪其兵自是與瓚仇怨益深和尋得逃術還北復為袁紹

所留瓚既累為紹所敗而猶攻之不已虞患之共贖武贖武慢也

數也尚書曰贖于祭祀也且慮得志不可復制固不許行而和節其稟假

瓚怒屢違節度又復侵犯百姓虞所資賞典當胡夷當音于浪

反瓚數抄奪之積不能禁乃遣驛使奉章陳其暴掠之罪

瓚亦上虞稟糧不周二奏交馳互相非毀朝廷依違而已

瓚乃築京於薊城以備虞京高丘也言高築丘壘以備虞焉詳見獻帝紀虞數請瓚

輒稱病不應虞乃密謀討之以告東曹掾右北平魏攸攸

曰今天下引領以公為歸謀臣瓜牙不可無也瓚文武才

力足恃雖有小惡固宜容忍虞乃止頃之攸卒而積忿不

已四年冬遂自率諸屯兵眾合十萬人以攻瓚將行從事

代郡程緒免胄而前曰公孫瓚雖有過惡而罪名未正明

公不先告曉使得改行而兵起蕭牆非國之利加勝敗難

保不如駐兵以武臨之瓚必悔禍謝罪所謂不戰而服人

者也虞以緒臨事沮議遂斬之以徇戒軍士曰無傷餘人
殺一伯珪而已時州從事公孫紀者瓚以同姓厚待遇之
紀知虞謀而夜告瓚瓚時部曲放散在外倉卒自懼不免
乃掘東城欲走虞兵不習戰又愛人廬舍勅不聽焚燒急
攻圍不下瓚乃簡募銳士數百人因風縱火直衝突之虞
遂大敗與官屬北奔居庸縣居庸縣屬上谷郡有關瓚追攻之三日城
陷遂執虞并妻子還薊猶使領州文書會天子遣使者段
訓增虞封邑督六州事拜瓚前將軍封易侯假節督幽并
司冀瓚乃誣虞前與袁紹等欲稱尊號脅訓斬虞於薊市
先坐而呪曰若雥天應為天子者天當風雨以相救時旱執
炎盛遂斬焉傳首京師故吏尾敦於路劫虞首歸葬之尾敦
姓瓚乃上訓為幽州刺史虞以恩厚得衆懷被北州百姓

流舊莫不痛惜正而初虞以儉素為操冠敝不改乃就補其
穿及遇害瓚兵搜其內而妻妾服羅紈盛綺飾時人以此
疑之和後從袁紹報瓚云

公孫瓚字伯珪遼西令支人也今音力定反支音巨後反家世二千石瓚

以母賤遂為郡小吏為人美姿貌大音聲言事辯慧與畧
性辯慧每白事常兼數語無有忘誤太守奇其才以女妻之魏志曰侯太後從涿

郡盧植學於緱氏山中畧見書傳舉上計吏太守劉君坐
事檻車徵官法不聽吏下親近瓚乃改容服詐稱侍卒身
執徒養御車到洛陽太守當徙日南瓚具豚酒於北芒上
祭辭先人酌觴祝曰昔為人子今為人臣當詣日南日南
多瘴氣恐或不還便當長辭瓚坐慷慨悲泣再拜而去觀
者莫不歎息既行於道得赦瓚還郡舉孝廉除遼東屬國

長史崙從數十騎出行塞下卒逢鮮卑數百騎瓚乃退入
空亭約其從者曰今不奔之則死盡矣乃自持兩刃矛馳
出衝賊殺傷數十人瓚左右亦亡其半遂得免中平中以
瓚督烏桓突騎車騎將軍張溫討涼州賊賊即邊章等會烏桓反
畔與賊張純等攻擊薊中瓚率所領追討純等有功遷騎
都尉張純復與畔胡立力居等寇漁陽河間勃海入平原
多所殺略瓚追擊戰於屬國石門石門山名在今營州柳城縣西南虜遂大敗
棄妻子踰塞走悉得其所略男女瓚深入無繼反為丘力
居等所圍於遼西管子城二百餘日糧盡食馬馬盡負弩
楯力戰不敵乃與士卒辭訣各分散還時多雨雪墜所死者
十五六虜亦飢困遠走柳城詔拜瓚降虜校尉封都亭侯
復兼領屬國長史職統戎馬連接邊寇每聞不驚瓚輒厲

劉瓚

色憤怒如赴讎敵望塵奔逐或繼之以夜戰唐識瓚聲
其勇莫敢抗犯瓚常與善射之士數十人皆乘白馬以為
左右翼自號白馬義從烏桓更相告語避白馬長史乃畫
作瓚形馳騎射之中者咸稱萬歲虜自此之後遂遠竄塞
外瓚志埽滅烏桓而劉虞欲以恩信招降由是與虞相忤
初平二年青徐黃巾三十萬衆入渤海界欲與黑山合瓚
率步騎一萬人逆擊於東光南大破之東光今滄州縣斬首三萬餘
級賊棄其車重數萬兩奔走渡河瓚因其半濟薄之賊復
大破死者數萬流血丹水收得生口七萬餘人車甲財物
不可勝筭威名大震拜奮武將軍封薊侯瓚既諫劉虞遣
兵就袁術而懼術知怨之乃使從弟越將千餘騎詣術自
結術遣越隨其將孫堅擊袁紹將周昕越為流天所中死

瑱因此怒紹遂出軍屯槃河將以報紹槃即爾雅九河鈞槃之河也其姑河在今滄州

樂陵縣東南乃上疏曰臣聞皇義以來君臣道著張禮以道入設

刑以禁暴今車騎將軍袁紹託承先軌爵任崇厚而性本

淫亂情行浮薄昔為司隸值國多難太后承攝何氏輔朝

謂何紹不能舉直錯枉而專為邪媚招來不軌疑誤社稷

進也紹不能舉直錯枉而專為邪媚招來不軌疑誤社稷

至今丁原焚燒孟津續漢書曰河進欲誅中常侍趙忠等進乃許

稱黑山伯上事以誅忠等為辭燒平陰河津冀府人舍以搖動太后董卓造為亂始紹罪一也卓

既無禮帝主見質紹不能開設權謀以濟君父而棄置節

傳傳音丁竄逃亡忝辱爵命皆違人主紹罪二也紹為

渤海當攻董卓而默選戎馬不告父兄至使太傅一門纍

然同斃不仁不孝紹罪三也左傳曰兩釋鼎於杜預曰纍繫也前

董卓恨紹起兵山東乃誅紹叔父太傅既興兵涉歷二載不恤國

博覽及宗族在京師者盡誅滅之

難廣自封植乃多引資糧專為不急割刻無方考責百姓

其為痛怨莫不咨嗟紹罪四也逼迫韓馥竊奪其州矯刻

金玉以為印璽每有所下輒卓囊施檢文稱詔書漢官儀

表皆啓封其言密事得卓囊說文曰檢書者也今俗謂之排其字從木昔亡新僭侈漸以即真亡新

觀紹所擬將必階亂階梯也詩曰紹罪五也紹令星工伺望

祥妖星工善賂遺財貨與共飲食剋會期日攻鈔郡縣此豈

大臣所當施為紹罪六也紹與故虎牙都尉劉勳首共造

兵勲降服張楊累有功效而以小忿枉加酷害信用讒慝

濟其無道紹罪七也故上谷太守高焉故其陵相姚貢紹

以貪貪淋音力橫責其錢錢不備畢二人并命紹罪八也

春秋之義子以母貴公羊傳曰桓公幼而貴隱公長而甲子以母貴母以子貴也紹母親為

傅婢地實微賤據職高重享福豐隆有苟進之志無處退

公孫瓚

公孫瓚

之心紹罪九也又長沙太守孫堅前領豫州刺史遂能驅

走董卓埽除陵廟忠勤王室其功莫大紹遣小將盜居其

位斷絕堅糧不得深入使董卓久不服誅紹罪十也昔姬

周政弱王道陵遲天子遷徙諸侯背畔故齊桓立柯會之

盟春秋公會齊侯盟于柯公羊傳曰齊桓公之信著于天下自柯之盟始也晉文為踐土之會踐土地名也左

傳周襄王出居於鄭晉文公重耳為伐荆楚以致菁茅菁茅不供無以縮酒寡人是微誅曹衛以章無禮左傳

也左傳曰信四年齊桓伐楚責之曰爾貢菁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寡人是微還自可南齊侵曹假道于衛衛人不許臣雖闡其名非先賢闡猶下

也闡音北蓋反蒙被朝恩負荷重任職在鈇鉞奉辭伐罪鈇鉞音

方于反莖乃輒與諸將州郡共討紹等若大事克捷罪人斯

得尚書周公東征三年罪人斯得庶續桓文忠誠之効遂舉兵攻紹於是冀

州諸城悉畔從瓚紹懼乃以所佩勃海太守印綬授瓚從

公孫瓚

弟範遣之郡欲以相結而範遂背紹領勃海兵以助瓚

乃自署其將帥為青冀兖三州刺史又悉置郡縣守令與

紹大戰於界橋橋名解見獻帝紀瓚軍敗還薊紹遣將崔巨業將兵

數萬攻圍故安不下退軍南還瓚將步騎三萬人追擊於

巨馬水水在幽州歸義縣界自楊州道縣界流入大破其衆死者七八千人乘勝

而南攻下郡縣遂至平原乃遣其青州刺史田楷據有齊

地紹復遣兵數萬與楷連戰二年糧食並盡士卒疲困互

掠百姓野無青草左傳齊侯伐魯語展喜曰室如不盈紹乃遣子譚

為青州刺史楷與戰敗退還是歲瓚破禽劉虞盡有幽州

之地猛志益盛前此有童謠曰燕南垂趙北際中央不合

大如礪唯有此中可避世瓚自以為易地當之遂徙鎮焉

前書易縣屬涿郡續漢志曰屬河間瓚所居易京故城在今幽州歸義縣南十八里乃成血脩營壘樓觀數

十臨易河通遼海劉虞從事漁陽鮮于輔等合率州兵欲
共報瓚輔以燕國閭柔素有恩信推為烏桓司馬柔招誘
胡漢數萬人與瓚所置漁陽太守鄒丹戰于路北斬丹等
四千餘級烏桓峭王感虞恩德率種人及鮮卑七千餘騎
共輔南迎虞子和與袁紹將麴義合兵十萬共攻瓚興平
二年破瓚於鮑丘鮑丘水名也又名路水在今幽州漁陽縣斬首二萬餘級瓚遂保
易京開置屯田稍得自支相持歲餘麴義軍糧盡士卒飢
困餘衆數千人退走瓚微破之盡得其車重是時旱蝗穀
貴民相食瓚恃其才力不恤百姓記過忘善睚眦必報州
里善士名在其右者必以法害之常言衣冠皆自以職分
富貴不謝人惠故所寵愛類多商販庸兒所在侵暴百姓
怨之於是代郡廣陽上谷右北平各殺瓚所置長吏復與

公孫瓚

輔和兵合瓚慮有非常乃居於高京以鐵為門斥去左右
男人七歲以上不得入易門專侍姬妾其文簿書記皆及
而上之令婦人習為大言聲使聞數百步以傳宣教令疎
遠賓客無所親信故謀臣猛將稍有乖散自此之後希復
攻戰或問其故瓚曰昔我驅畔胡於塞表埽黃巾於孟津
當此之時謂天下指麾可定九州春秋曰瓚曰始天至於今日
兵革方始觀此非我所決不如休兵力耕以救凶年兵法
百樓不攻今吾諸營樓櫓千里櫓即櫓字見說文釋文積穀二
百萬斛食此足以待天下之變建安三年袁紹復大攻瓚
瓚遣子續請救於黑山諸帥而欲自將突騎直出傍西山
以斷紹後長史關靖諫曰今將軍將士莫不懷瓦解之心
所以猶能相守者顧戀其老小而恃將軍為主故耳堅守

曠曰或可使紹自退若舍之而出後無鎮重易京之危可
立待也瓚乃止紹漸相攻逼瓚衆日蹙乃却築三重營以
自固四年春黑山賊帥張燕與續率兵十萬三道來救瓚
未及至瓚乃密使行人齎書告續曰昔周末喪亂僵屍蔽
地以意而推猶為否也不圖今日親當其鋒袁氏之攻狀
若鬼神梯衝舞吾樓上鼓角鳴於地中日窮月急不遑啓
匙烏危歸入瀋水陵高瀋音升六反汝當碎首於張燕馳驟以
告急父子天性不言而動言相感也且厲五千鐵騎於北隰之
中下溼起火為應吾當自內出奮揚威武決命於斯不然
吾亡之後天下雖厲不容汝足矣紹俟得其書獻帝春秋
紹使陳琳易如期舉火瓚以為救至遂便出戰紹設伏遂
大敗復還保中小城自計必無全乃悉縊其姊妹妻子然

公孫瓚

後引火自焚紹兵趣登臺斬之關靖見瓚敗歎恨曰前若
不止將軍自行未必不濟吾聞君子陷人於危必同其難
豈可以獨生乎乃策馬赴紹軍而死續為屠各所殺屠各胡號
田楷與袁紹戰死鮮于輔將其衆歸曹操操以輔為度遼將
軍封都亭侯閻柔將部曲從曹操擊烏桓拜護烏桓校尉
封關內侯張燕既為紹所敗人衆稍散曹操將定冀州乃
率衆詣鄴降拜北平將軍封安國亭侯

論曰自帝室王公之胄皆生長脂腴不知稼穡其能厲行
飭身卓然不群者或未聞焉前書班固曰夫惟大雅卓爾不羣者河間獻王之謂歟故論引焉劉
虞守道慕名以忠厚自牧牧養也易曰美哉乎季漢之名宗
子也若虞瓚無間同情共力糾人完聚稽保燕薊之饒糾
也繕兵昭武繕脩也左傳曰繕甲兵以臨群雄之際舍諸天運微乎人

文則古之休烈何遠之有

天運猶天命也人文猶人事也易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陶謙字恭祖丹陽人也

丹陽郡丹陽縣人也吳書曰陶謙父破餘兆長謙少孤始以不羈聞於縣中年十四猶綴

帛為幡乘竹馬而戲邑中兒童皆隨之故蒼梧太守同縣其公出遇之見其容貌異而呼之與語其說許妻以女其夫人怒曰陶家兒放戲無度於

何以女妻之其公曰彼有少為諸生仕州郡吳書曰陶謙察孝廉拜

奇表長必大成遂與之張磐同郡先輩與謙交友謙耻為之屈嘗舞屬謙謙不為起固強之乃舞舞又不轉磐曰不當轉邪曰不可轉轉則勝人

四遷為車騎將軍張溫司馬西討邊章會徐州黃巾起以謙為徐州

刺史擊黃巾大破走之境內晏然時董卓雖誅而李傕郭

汜作亂關中是時四方斷絕謙每遣使間行奉貢西京詔

遷為徐州牧加安車將軍封漂陽侯

漂陽今宣州縣也漂音票是時徐方

百姓殷盛穀實流民多歸之而謙信用非所刑政不

理別駕從事趙昱知名士也而以忠直見疎出為廣陵太

守

謝承書曰謙妻是後才遷為太守曹宏等讒慝小人謙甚親任之良善多

被其害由斯漸亂下邳閻宣自稱天子謙始與合從後遂

殺之而并其眾初曹操父嵩避難琅邪時謙別將守陰平

縣名屬東海國故城在沂州丞縣西南士卒利嵩財寶遂龍殺之初平四年曹操

擊謙破彭城傅陽

縣名屬彭城國本春秋時屬陽也楚宣王滅宋改曰傅陽故城在今沂州丞縣南謙退

保郟操攻之不能克乃還過拔取厲睢陵夏丘皆屠之

取十萬人雞犬無餘泗水為不流自是五縣城保無復行迹

初三輔遭李傕亂百姓流移依謙者皆殲

殲蓋也左傳曰門官殲焉興平元年

年曹操復擊謙略定琅邪東海諸縣謙懼不免欲走歸丹

陽會張靚迎呂布據兗州操還擊布是歲謙病死初同郡

人笮融笮音則格反聚眾數百往依於謙謙使督廣陵下邳彭

城運糧遂斷三郡委輸大起浮屠寺

浮屠佛也解見西漢傳上累金盤

下為重樓又堂閣周回可容三千許人作黃金塗像衣以錦綵每浴佛輒多設飲飯布席於路其有就食及觀者且萬餘人獻帝春秋曰融敷席方四五里費以巨萬又曹操擊謙徐方不安融乃將男女萬口馬三千匹走廣陵廣陵太守趙昱待以賓禮融利廣陵資貨遂乘酒酣殺昱放兵大掠因以過江南奔豫章殺郡守朱皓入據其城後為揚州刺史劉繇所破走入山中為人所殺昱字元達琅邪人清已疾惡潛志好學雖親友希得見之為人耳不邪聽目不妄視大僕种拂舉為方正

贊曰襄背勵德維城燕北勵勉也仁能洽下忠以衛國伯珪

踈獷武才趨猛趨立口去虞好無終紹執難並徐方穢耗實

謙為梗劉虞公孫瓚陶謙列傳第六十三

陶謙

袁紹列傳第六十四上 後漢書七十四

南宋范曄撰唐章懷太子賢注明汪文盛高濂傳文舟校

袁紹字本初汝南汝陽人司徒湯之孫父成五官中郎將

袁山松書曰紹司空逢之孽子出後伯父成親書亦同英雄記成字文開與梁冀結好言無不從京師謠曰事不諧問文開紹壯健好

交結大將軍梁冀以下莫不善之紹少為郎除濮陽長遭

母憂去官三年禮竟追感幼孤又行父服英雄記曰凡在家廬六年服闋

徙居洛陽紹有姿貌威容愛士養名英雄記曰紹不安通賓客非海內名士不得相見又好

節莫不爭赴其庭士無貴賤與之抗禮輜輶柴穀墳接街

陌說文曰輶車衣車也鄭玄注周禮曰輶猶屏也取其自蔽隱柴穀賤者之車內官皆惡之中常侍趙

忠言於省內曰袁本初坐作聲價好養死士不知此兒終

欲何作叔父太傅隗聞而呼紹以忠言責之紹終不改後

袁紹

辟大將軍何進掾為侍御史虎賁中郎將中平五年初置

西園八校尉以紹為佐軍校尉樂資山陽公載記曰小黃門蹇碩為上軍校尉虎賁中郎將袁紹為

中軍校尉屯騎校尉鮑鴻為下軍校尉義郎曹操為典軍校尉趙融為助軍左校尉馮芳為助軍右校尉諫議大夫身年為左校尉淳于夔為右校尉凡

六人謂之西園軍皆統於靈帝崩紹勸何進徵董卓等眾軍脅

太后誅宦官轉紹司隸校尉語已見何進傳及卓將兵至

騎都尉太山鮑信說紹曰魏書曰信太山陽平人也少有大節寬厚愛人沈毅有謀說紹不從乃引軍還鄉里

董卓擁制強兵將有異志今不早圖必為所制及其新至

疲勞襲之可禽也紹畏卓不敢發頃之卓議欲廢立謂紹

曰天下之主宜得賢明每念靈帝令人憤毒毒恨也董卓似

可今當立之紹曰今上富於春秋未有不善宣於天下若

公違禮任情廢嫡立庶恐眾議未安卓按劍叱紹曰豎子

敢然天下之事豈不在我我欲為之誰敢不從紹跪對曰

此國之大事請出與太傅議之卓復言劉氏種不足復

遺紹勃然曰天下健者豈惟董公橫刀長揖徑出英雄記曰紹揖卓去

坐中驚愕卓新至見紹大家故不敢害懸節於上東門洛陽城東北面頭門也山陽公載

為赤而奔冀州董卓購募求紹時侍中周璠城門校尉伍

瓊為卓所信待瓊等陰為紹說卓曰夫廢立大事非常人

所及袁紹不達大體恐懼出奔非有它志今急購之執必

為變袁氏樹恩四世門生故吏徧於天下若收豪傑以聚

徒眾英雄因之而起則山東非公之有也不如赦之拜一

郡守紹喜於免罪必無患矣卓以為然乃遣授紹勃海太

守封邳鄉侯前書邳鄉川有周承休侯國元帝置元始二年更名邳音回浪反紹猶稱兼司隸

初平元年紹遂以勃海起兵以從弟後將軍術冀州牧韓

馥馥字文節邳州刺史孔宙兖州刺史劉岱陳留太守張邈

廣陵太守張超河內太守王匡山陽太守袁遺東郡太守

橋瑁英推記曰孔由字公緒陳留人也王匡字公節泰山人也袁遺字伯業紹從弟術字公路汝南汝陽人也橋瑁字元暉橋瑁玄族子先為兗

州刺史甚有威惠魏氏春秋云劉岱惡而殺之濟北相鮑信等同時俱起眾各數萬以

討卓為名紹與王匡屯河內由屯潁川馥屯鄆餘軍咸屯

酸棗約盟遙推紹為盟主紹自號車騎將軍領司隸校尉

董卓聞紹起山東乃誅紹叔父阼及宗族在京師者盡滅

之獻帝春秋曰太傅袁隗太僕袁基術之母兄卓使司隸宣蕃尺口收之

母及姪姪嬰孩以上五十餘人下獄死卓別傳曰悉埋青城門外東都

門內而加書曰馬文恐有盜

取者復以屍送郡藏之

卓乃遣大鴻臚韓融少府陰循執金

吾胡毋班將作大匠吳循越騎校尉王瓌譬解紹等諸軍

紹使王匡殺班瓌吳循等

表紹

海內先賢傳曰韓融字元長潁川人楚國先賢傳曰陰循字元基南陽新野人也漢末各士錄曰胡毋班字季友泰山人名在八厨謝承書曰班王匡之妹夫匡受紹命衣班殺之欲殺後以徇軍班與匡書畧曰足下拘僕於獄欲以

擊鼓此何悍暴無道之甚者也僕與董卓何親戚義豈同惡足下張虎

狼之口吐長蛇之毒毒卓遷怒何其酷哉死者人之所難然取為狂天

所言之亡考有靈當訴足下於皇天夫婚姻者禍福之發余日著矣

為一弟今為血讐亡人二女則君之甥身沒之後慎勿令臨僕尸骸

班遂死於獄表術亦執殺陰循惟韓融以名德免是時豪傑

既多附紹且感其家禍人思為報州郡蜂起莫不以表氏

為名韓馥見人情歸紹忌方得眾恐將圖已常遣從事守

紹門不聽發兵橋瑁乃詐作三公移書傳驛州郡說董卓

罪惡天子危逼企望義兵以釋國難馥於是方聽紹舉兵

乃謀於眾曰助表氏乎助董氏乎治中劉惠勃然曰興兵

為國安問袁董

英推記曰劉子惠中山人兗州刺史劉岱與其書道卓無道天下以共攻死在日暮不足為憂但卓死之後當復四師討文節擁強兵何凶逆事可得置封書馥馥得此大懼

馥子惠欲斬之別駕從事取武持排闥伏于惠上頭并見斬得不死作徒

除官門外馥意猶深疑於紹每貶節軍糧欲使離散明年馥

將麴義反畔馥與戰失利紹既恨馥乃與義相結紹客逢

紀謂紹曰英推記曰紹字元圖初紹去董卓與許攸及紀侯諸真州以紀攸等逢音龐夫舉大事

非據一州無以自立今冀部強實而韓馥庸才可密要公
孫瓚將兵南下馥聞必駭懼并遣辯士為陳禍福馥迫於
倉卒必可因據其位紹然之益親紀即以書與瓚瓚遂引
兵而外託董卓而陰謀襲馥紹乃使外甥陳留高幹及
潁川荀諝等魏志云諝荀或之弟說馥曰公孫瓚乘勝來南而諸郡應
之袁車騎引軍東向其意未可量也竊為將軍危之馥懼
曰然則為之奈何諝曰君自料寬仁容眾為天下所附孰
與袁氏馥曰不如也臨危吐決智勇邁於眾人又孰與袁
氏馥曰不如也世布恩德天下家受其惠又孰與袁氏馥
曰不如也諝曰勃海雖郡其實州也言上廣也今將軍資三不
如之執義處其上袁氏一時之傑必不為將軍下也且公
孫提燕代之卒其鋒不可當夫冀州天下之重資若兩軍

表

并力兵交城下危亡可立而待也夫袁氏將軍之舊且為
同盟當今之計莫若舉冀州以讓袁氏必厚德將軍公孫
瓚不能復與之爭矣是將軍有讓賢之名而身安於太山
也願勿有疑馥素性恇怯因然其計馥長史耿武別駕閔
純騎都尉沮授聞而諫曰獻帝傳曰沮授廣平人少有大志多謀
後袁紹至馥從事十人集馥去惟恐在後獨武冀州雖鄙帶甲百萬穀
支十年袁紹孤客窮軍仰我鼻息譬如嬰兒在股掌之上
絕其哺乳立可餓殺奈何欲以州與之馥曰吾袁氏故吏
且才不如本初度德而讓古人所貴諸君獨何病焉先是
馥從事趙浮程渙將強弩萬人屯孟津聞之率兵馳還請
以拒紹馥又不聽英傑記曰紹在朝數清海口浮等從後乘船數百
謂馥曰袁本初軍無斗糧各欲辭散旬日之間乃避位出居中常侍
必士崩瓦解明將軍但開戶高枕何憂何懼

必士崩瓦解明將軍但開戶高枕何憂何懼

謂馥曰袁本初軍無斗糧各欲辭散旬日之間

乃避位出居中常侍

趙忠故舍遣子送印綬以讓紹紹遂領兵州牧承制以馥
為奮威將軍而無所將御引沮授為別駕因謂授曰今賊
臣作亂朝廷遷移吾歷世受寵志竭力命興復漢室然齊
拒非夷吾不能成霸句踐非范蠡無以存國今欲與卿戮
力同心共安社稷將何以匡濟之乎授進曰將軍弱冠登
朝播名海內值廢立之際忠義奮發單騎出奔董卓懷懼
濟河而北勃海稽服晉音擁一郡之卒撮冀州之衆廣雅曰
威陵河朔名重天下若舉軍東向則黃巾可掃還討黑山
則張燕可滅黑山在今衛州衛縣西北九州春秋曰燕本姓褚黃中
朱角為帥俱攻癭陶朱角為飛矢所中破創且死大會其眾告曰必以燕
為帥朱角死眾奉燕故改姓張性剛悍捷速過人故軍中號曰飛燕其後
人眾居廣常山趙郡中山上黨河回師北首則公孫必禽震脅戎
狄則匈奴立定橫大河之北合四州之地四州見下收英雄之士

表紹

擁百萬之衆迎大駕於長安復宗廟於洛邑號令天下誅
討未服以此爭鋒誰能御之比及數年其功不難紹喜曰
此吾心也左傳秦田曰即表授為奮武將軍使監護諸將魏
郡審配先賢行狀曰鹿田豐節紹領冀州委腹心之任豐字先皓天安懷傑雄
畧多可紹軍之賊也上崩奔走徒眾畧盡軍並以正直不得志於
韓馥紹乃以豐為別駕配為治中甚見器任馥自懷猜懼
辭紹索去英雄記曰紹以河內未漢為郡官從事漢先時為馥所不
禮內懷忿恨且欲殺紹編意擅發城郭立圍守馥第拔刃
登屋趨走上樓收得馥人兒從折兩脚紹往依張邈後紹遣使詰
邈有所計議因其耳語馥時在坐謂見圖謀無何如則自
殺九州春秋口至前其冬公孫瓚大破黃巾還屯槃河爾雅
河鈞槃是其也故河道在今德州昌威震河北冀州諸城無不
望風響應紹乃自擊之瓚兵三萬列為方陳分突騎萬匹

卷之三

三

翼軍左右其風甚銳紹先令麴義領精兵八百強弩千張以為前登瓚輕其兵少縱騎騰之義兵伏楯下一時同發瓚軍大敗斬其所置冀州刺史嚴綱獲甲首千餘級麴義追至界橋九州春秋曰還也廣宗界橋今貝州宗城縣東有界橋蓋當在此之側也瓚斂兵還戰義復破之遂到瓚營拔其牙門責人水鏡經曰凡軍始出立牙牙門旗竿軍之精也即周禮司常常職云軍旅會同置旌門是也餘衆皆走紹在後十數里聞瓚已破發鞍自馬唯衛帳下強弩數十張大戟士百許人瓚散兵二千餘騎卒至圍紹數重射矢雨下田豐扶紹却入空垣紹脫靴被金抵地曰大夫當前鬪死而反逃垣牆間邪促使諸弩競發多傷瓚騎衆不知是紹頗稍引却會麴來迎騎乃散退三年瓚又遣兵至龍湊挑戰紹復擊破之瓚遂還幽州不敢復出四年初天子遣太僕趙岐和解

表紹

關東使各罷兵瓚因此以書壁言紹曰趙太僕以周邵之德御命來征宣揚朝恩示以和睦曠若開雲見日何喜如之昔賈復寇恂爭相危害遇世祖解紛遂同輿並出累難既釋時人美之自惟邊鄙得與將軍共同斯好此誠將軍之羞而瓚之願也紹於是引軍南還三月上巳大會賓徒於薄落津歷法三月建辰巳卯是除可以拂除災也韓詩曰溱與有方道豆兮薛君云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之辰雨水之上招魂續鬼拂除不祥故詩人頌與所說者俱往也鄭元水經注曰草水經鉅鹿故城西謂之落津續漢志襄陶縣有薄落亭聞魏郡兵反與黑山賊于毒等數萬人共覆鄴城殺郡守管子曰齊桓公築五鹿中牟鄴以禦諸侯坐中客家在鄴者皆憂怖失色或起而啼泣紹容貌自若不改常度獻帝春秋曰紹勸督引投投壺言笑容貌自若賊有陶升者自號平漢將軍英維記曰升故為內黃小吏獨反諸賊將部衆踰西城入閉府門具車重重也載紹家及諸衣冠在川內者身自扞衛

後漢書

卷之四

送到斥丘斥丘縣屬鉅鹿郡故城在今州城安縣東北十三州志云土地斥鹵故曰斥丘紹還因屯斥丘

以陶升為建義中郎將六月紹乃出軍入朝哥鹿腸山蒼

巖谷口朝哥故城在今衛縣坊續漢志曰朝哥有鹿腸山討于毒圍攻五日破之斬毒

及其眾萬餘級紹遂尋山北行進擊諸賊左髭文八等皆

斬之又擊劉石青牛角黃龍左校郭大賢李大日于氏

根等復斬數萬級皆屠其中壁遂與黑山賊張燕及四營

屠各鴈門烏桓戰於常山燕精兵數萬騎數千匹連戰十餘

日燕兵死傷雖多紹軍亦疲遂各退麴義自恃有功驕縱

不軌紹召殺之而并其眾興平二年拜紹右將軍其冬車

駕為李傕等所追於曹陽沮授說紹曰將軍累葉台輔世

濟忠義今朝廷播越宗廟殘毀觀諸州郡雖外託義兵內

實相圖未有憂存社稷卹人之意且今州城粗定兵強士

衣紹

附西迎大駕即宮鄴都挾天子而令諸侯稽士馬以討不

庭誰能禦之左傳周襄王出奔於鄭狐偃言於晉文公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諸侯稽之且大義也繼文之業而信宣於

諸侯今為可矣文公從之納襄王遂成霸業紹將從其計潁川郭圖淳于瓊曰九州春秋圖字

則漢室陵遲為日久矣今欲興之不亦難乎且英雄並起

各據州郡連徒聚眾動有萬計所謂秦失其鹿先得者王

史記曰蒯通曰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高才者先得焉今迎天子動輒表聞從之則權輕

違之則拒命非計之善者也授曰今迎朝廷於義為得於

時為宜若不早定必有先之者焉夫權不失機功不厭速

願其圖之帝立既非紹意竟不能從紹有三子譚字顯思

熙字顯雍尚字顯甫譚長而惠尚少而美紹後妻有寵而

偏愛尚數稱於紹紹亦奇其姿容欲使傳嗣乃以譚繼兄

後出為青州刺史沮授諫曰世稱萬人逐兔一人獲之貪

後集三四

者悉止分定故也

慎子曰鬼走於街百人治之鬼人俱存人莫之非鬼也分定之後雖鄙不爭子思子商君書並載其詞畧同且年均以賢德均則卜古之制

后無嫡則擇立長年願上惟先代成則之誠下思逐鬼分定之議若其不改禍始此矣紹曰吾欲令諸子各據一州以

視其能於是中子熙為幽州刺史外甥高幹為并州刺史

史建安元年曹操迎天子都許乃下詔書於紹責以地廣兵多而專自樹黨不聞勤王之師而但擅相討伐紹上書

曰臣聞昔有哀歎而霜隕淮南子曰蘇行事燕惠王盡忠左右悲哭而崩城者齊莊公攻魯為五乘之賓而祀梁獨不預歸而不食其母曰食

有各則五乘之賓盡汝下也及與魯戰梁遂闕殺二十於今況之乃知妄作何者臣以身為國破家立事至於懷

忠雖魯抱信見疑晝夜長吟剖肝泣血曾崩城隕霜之應

故鄉行之婦何能感徹臣以負薪之資

負薪謂賤人也禮記曰問士之子長幼長曰

能負薪矣勿曰未能負薪按於陪隸之中陪重也左傳曰王臣公公臣卿卿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卑卑臣隸隸臣僚僚臣陪臺也陪隸猶陪臺奉職憲臺擢授戎校常侍張讓等滔亂

天常侵奪朝威賊害忠德扇動姦黨故大將軍何進忠國疾亂義心赫怒以臣頗有一介之節可責以鷹犬之功故

授臣以督司詔臣以方畧臣不敢畏憚強禦避禍求福與進合圖事無違異忠策未盡而元帥受敗元帥謂何進太后被質

宮室林火燒陛下聖德幼冲親遭厄困時進既被害師徒喪沮臣獨將家兵百餘人抽戈承明竦劔翼室山揚公載記曰紹與王臣等并力入

端門於承明堂上格殺中常侍高望等二人尚書曰延入聖室孔安國注翼明也室謂路寢虎叱羣司奮擊凶醜曾不浹辰罪人斯殄浹布也左傳曰浹辰之此誠愚臣效命之

一驗也會董卓乘虛所圖不軌臣父兄親從並當大位謂志

太傅從兄基為太僕不憚一室之禍苟惟寧國之義遂解節出奔創

謀河外河外河南時卓方貪結外援招悅英豪故即臣勃海中以

軍號即謂就拜也山陽公載記曰董卓以紹為則臣之與卓未有

纖芥之嫌若使苟欲滑泥揚波偷勞求利滑泥也楚詞滑其泥揚其波則進可

以享竊祿位退無門戶之患然臣愚所守志無傾奪故遂

引會英雄興師百萬飲馬孟津較血漳河獻帝春秋曰紹合冀州十郡守相衆數

萬督鹽較血盟曰賊臣董卓卒漢室之微負任甲之衆陵越帝城跨蹈王

朝幽鶴太后戮殺弘農提聖幼主越遷秦地殘害朝臣斬列忠良焚燒宮室

蒸亂官人發掘陵墓虐及鬼神過惡及皇天獨靈莫不神祇怒無所

憑恃兆人泣血無所控告仁賢之士痛心疾首義士奮發雲霧合威

奉辭伐罪躬行天誅凡我同盟之後畢力致命以伐凶醜會故冀州

牧韓馥懷挾逆謀欲專權執絕臣軍糧不得踵係至使獨

虜肆毒害及一門尊卑大小同日並戮鳥獸之情猶知號

呼禮記曰凡生天地之間者有血氣之屬必有知之處莫不知愛其類今是大鳥獸則失喪其羣四越月踰時焉則必反巡過其故鄉

焉鳴號焉躑躅焉踟躕焉然後乃能去之小者臣所以蕩然忘哀貌

至於燕爵猶有啁噍之頃焉然後乃能去之無隱戚者隱憂也誠以忠臣之節道不兩立顧私懷已不能

全功斯亦愚臣破家徇國之二驗也文黃巾十萬焚燒青

兗黑山張楊蹈藉冀域臣乃旋師奉辭伐畔金鼓未震後

敵知亡故韓馥懷懼謝咎歸土張揚黑山同時乞降臣時

輒承制竊比竇融以議郎曹操權領兗州牧竇融行西河五

梁統為武會公孫瓚師旅南馳掠北境臣即星駕席卷與

瓚交鋒假天之威每戰輒克臣備公族子弟生長京輦頗

聞俎豆不習干戈加自乃祖先臣以來世作輔弼咸以文

德盡忠得免罪戾臣非與瓚角戎馬之執爭戰陣之功者

也誠以賊臣不誅春秋所貶公羊傳曰趙盾弑其君夷臯弑者趙

曰天乎予無辜史曰爾為仁為義人苟云利國事之不疑左傳曰苟

弑爾君而復國不討賊非弑如何利社稷專

公羊傳曰趙盾弑其君夷臯弑者趙

之可故冒踐霜雪不憚劬勤實庶一捷之福以立終身之
也功社稷未定臣誠耻之太僕趙岐銜命來征宣陛下含弘
之施蠲除細故與下更新奉詔之日引師南轅左傳曰令尹
南轅向是臣畏怖天威不敢怠慢之三驗也又臣所上將
校率皆清英宿德令名顯達登鋒履刃死者過半勤恪之
功不見書列而州郡牧守競盜聲名懷持二端優游顧望
皆列土錫圭跨州連郡是以遠近狐疑議論紛錯者也臣
云守文之世德高者位尊倉卒之時功多者賞厚陛下播
越非所洛邑之祀海內傷心志士憤惋是以忠臣肝腦塗
地肌膚橫分而無悔心者義之所感故也今賞加無勞以
攜有德攜離也杜黜忠功以疑衆望斯豈腹心之遠圖將乃
讒慝之邪說使之然也臣爵為通侯位二千石殊恩厚德

索紹

臣既叨之豈敢闕觀重禮以希彤弓旅矢之命哉左氏傳曰
王命尹氏

策晉文公為侯伯賜之大路之服彤弓一彤矢百旅弓十旅矢十誠傷偏裨列校勤不見紀盡忠

為國翻成重愆斯蒙恬所以悲號於邊獄史記曰胡亥遣使
者殺蒙恬恬不肯

死使者即以屬吏繫於陽周恬謂然人息曰恬罪當死矣起臨洮屬蜀
之遼東城萬餘里此其中不能無絕地懸此乃恬之罪也遂吞藥自殺白

起獻款於杜郵也史記曰秦王免白起為上伍遷之陰密白起既行
王乃使使者賜之劍

自太傅日磬位為師保任配東征而耗亂王命三輔漢書注
曰馬日磬字

翁叔馬融之族子少傳融業以才學進歷位九卿遂登台輔獻帝春秋曰
日磬假節東征循撫州郡術在壽春不肅王命侮慢日磬借節觀之因
奪不還從術求去而術不遣
既以失節辱辱憂患而死寵任非所凡所舉用皆衆所捐弃

而容納其策以為謀主令臣骨肉兄弟還為讎敵交鋒接

刃構難滋甚雖欲釋甲授戈事不得已誠恐陛下日月之

明有所不照四聰之聽有所不聞乞下臣章咨之群賢使

三槐九棘議臣罪戾周官曰三槐三公位焉左九棘公卿大夫位焉
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鄭玄注曰槐之言懷也

周官曰三槐三公位焉左九棘公卿大夫位焉
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鄭玄注曰槐之言懷也

言懷來人於此欲與謀也樹棘以為位者取其赤心而外刺象以赤心有刺也

若以臣今行權為譽則桓文當有誅絕之刑齊桓晉文時周室弱諸侯不胡桓文推行在伐率諸侯以朝天子

若以眾不討賊為賢則趙盾可無書弑之貶矣臣雖小人志守一介若

使得申明本心不愧先帝則伏首歐刀蹇衣就鑊臣之願

也惟陛下垂尸鳩之平尸鳩鵠也詩國風曰尸鳩在桑其子七

養其子且從上下暮從下上平均如一言善人君子執義亦如此

絕邪諂之倫無令愚臣結恨三泉三者數之小終言深也前書曰下錮三泉

於是引紹為太尉封鄴侯孔融持節之鄴拜太尉時謂曰操自為大將軍紹耻為之下

太尉位在初武帝以衛青征伐有功以為大將軍欲尊寵之故置且大司馬官號以冠

之其後霍光王鳳等皆然明帝以弟東平王蒼有賢材以為驃騎大將軍

以王故位公上和帝以舅竇憲征匈奴遷大將軍在公上以勳戚者不拘常例焉

偽表辭不受操大懼乃讓位於紹二年使將作大匠孔融持節拜紹大將軍錫弓

矢節鉞虎賁百人禮含文嘉曰九錫一曰車馬二曰衣服三曰樂器四曰朱戶五曰納陛六曰虎賁之士百人七曰斧

鉞八曰弓矢九曰鉞紹每得詔書患有不便於已乃欲移天子自近使說操以

許下埤埤亦丁音婢溼洛陽殘破宜徙都甄城甄音以就全實操拒

之田豐說紹曰徙都之計既不克從宜早圖許奉迎天子

動託詔令響號海內此筭之上者不爾終為人所禽雖悔

無益也紹不從四年春擊公孫瓚遂定幽土事在瓚傳紹

既并四州之地眾數十萬而驕心轉盛貢御稀簡主簿耿

包密白紹曰赤德衰盡表為黃胤宜順天意獻帝春秋曰表

此言以從民心紹以包白事示軍府僚屬議者以包妖妄

宜誅紹知眾情未同不得已乃殺包以弭其迹於是簡精

兵十萬騎萬匹欲出攻許以審配逢紀統軍事田豐荀諝

及南陽許攸為謀主頗良文醜為將帥沮授進說曰近討

公孫師出歷年百姓疲敝倉庫無積賦校方啟此國之深
 憂也宜先遣使獻捷天子務農逸人若不得通乃表曹操
 隔我王路然後進屯黎陽漸營河南益作舟舩繕脩器械
 分遣精騎抄其邊鄙令彼不得安我取其逸如此可坐定
 也郭圖審配曰兵書之法十圍五攻敵則能戰十倍則圍之
 五倍則攻之
 今以明公之神武連河朔之強眾以伐曹操兵執譬若覆
 手前書陸賈謂南越王曰越
 殺王降漢如反覆手耳今不時取後難圖也授曰蓋救亂
 誅暴謂之義兵恃眾憑強謂之驕兵義者無敵驕者先滅
前書魏相上書曰救亂誅暴謂之義兵義者上敵於已不得已而起者
 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勝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士
 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人庶之衆欲
 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此非但人事乃天道也曹操奉迎
 天子建宮許都今舉師南向於義則違且廟勝之策不在
 強弱淮南子曰運籌於廟堂之
 中而決勝乎千里之外曹操法令既行士卒精練非公孫

贊坐受圍者也今棄萬安之術而興無名之師前書曰高祖
 以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無名
 事故不成音義曰有各伐有罪也竊為公懼之圖等曰武王伐紂
 不為不義况兵加曹操而云無名且今師徒精勇將士思
 奮而不及時早定大業所謂天與不取反受其咎史記范
 踐曰天與不
 取反受其咎此越之所以霸吳之所以滅也監軍之計在於
 將軍而非見時知幾之變也紹納圖言圖等因是譖沮授
 曰授監統內外威振三軍若其浸盛何以制之夫臣與主
 同者亡此黃石之所忌也臣與主同者權在於主也主與臣同者
 權在臣也黃石者即張良於下邳把上
 所得者三畧也
 把音以之反且御眾於外不宜知內淮南子曰國不可從
 外理官不可從中御紹乃分
 授所統為三都督使授及郭圖淳于瓊各典一軍未及行
 五年左將軍劉備殺徐州刺史車胄據沛以背曹操操懼
 自自將征備田豐說紹曰與公爭天下者曹操也操今東

擊劉備兵連未可卒解今舉軍而襲其後可一往而定兵以幾動斯其時也紹辭以子疾未得行豐舉杖擊曰嗟乎事去矣夫遭難遇之幾而以嬰兒病失其會惜哉紹聞而怒之從此遂疏焉曹操畏紹過河乃急擊備遂破之備奔紹紹於是進軍攻許田豐以既失前幾不宜便行諫紹曰曹操既破劉備則許下非復空虛且操善用兵變化無方衆雖少可輕也今不如久持之將軍據山河之固擁四州之衆外結英雄內收農戰然後簡其精銳分為奇兵孫子兵法云正者當敵奇者擊其不備乘虛迭出以擾河南救右則擊其左救左則擊其右使敵疲於奔命人不得安業我未勞而彼已困不及三年可坐剋也今釋廟勝之策而決成敗於一戰若不如志悔無及也紹不從豐強諫忤紹紹以為沮

衣紹

衆遂械繫之乃先宣檄曰蓋聞明主圖危以制變忠臣慮難以立權曩者強秦弱主趙高執柄專制朝命威福由已終有望夷之禍汙辱至今始皇崩胡亥立趙高為丞相胡亥夢白虎齧其左驂馬殺之心不樂問占夢卜涇水為崇胡亥乃齋望夷宮趙高令其胥閻樂逼胡亥使自殺張華云望夷之宮在長陵西北長平觀東臨涇水作之以望北夷事見史記及臻呂后祿產專政擅斷萬機法事禁省下陵上替海內寒心於是絳侯朱虛與威奮怒誅夷逆暴尊立太宗故能道化興隆光明融顯此則大臣立權之明表也呂后專制以兄子祿為趙王上將軍產為梁王相國各領南北車呂后崩欲為亂絳侯周勃朱虛侯劉章等共誅之立文帝廟稱太宗左傳閔子騫曰下陵上替能無亂乎司空曹操祖父騰故中常侍與左官徐璜並作妖孽饗養放橫傷化虐人貪財為饗貪食為饗父嵩乞匄攜養續黃志曰嵩字巨高靈帝時賣官嵩以貨得拜大司農入鴻臚代崔烈為太尉魏志曰嵩饗養子莫能審其生也本末曹瞞傳及郭頴代語並云嵩夏侯氏子得之叔父魏太祖於傳為從父兄弟也均亦乞也

因臧買位輿金輦寶輸貨權門竊盜臯司

因臧買位輿金輦寶輸貨權門竊盜臯司

竊盜臯司

頃覆重器操女效闕遺醜本無令德慄彼鋒俠好亂樂禍訪

曰慄輕也魏志曰操少時警有雀數而在其後故不修行業 幕府董統

鷹揚掃夷凶逆謂紹誅諸闖入 遇董卓侵官自恭國左傳侵

於是提劍揮鼓發命東夏廣羅英雄棄環錄用故遂與操

參咨策略謂其鷹犬之才瓜牙可任至乃愚能短慮輕進

易退傷夷折衄數喪師徒字書曰能輕也魏志曰操引兵西將據

士卒死傷多操為流矢中所乘馬被創 幕府輒復分兵命鈞脩完

補輯表行東郡太守兖州刺史被以虎文續漢志曰虎賁將驍冠

成虎授以偏師獎就威柄冀獲秦師一克之報秦穆公使孟明

危肆行酷烈割剝元元殘賢害義太公金匱曰天道無親常

於元元哉 故九江太守邊讓英才傑逸以直言正色論

不阿諂身被鳥懸之戮妻孥受灰滅之咎自是上林憤痛

人怨天怒一夫奮臂九州同聲故躬破於徐方地奪於呂

布魏志曰陶謙為徐州牧操初征之下十餘城後復征謙收五城遂略地

至東海還過邳會張邈與陳宮畔迎呂布郡縣皆應布西屯濮陽而操

攻之布出兵戰操兵奔陣亂馳突火出墜馬 彷徨東裔蹈據無所幕府

惟強幹弱枝之義且不登畔人之黨強幹弱枝解見地固傳左

城畔屬楚經書宋彭城傳曰非宋地也 故復援旌櫜甲帶卷赴征

金鼓響震布衆破沮左傳曰環甲執兵杜預注曰環貫也前書揚

未拔會布至擊破之布將薛蘭李封屯鉅野操攻之布較蘭敗布走布復

極其死亡之患復其方伯之任是其幕府無德於兖土而

有大造於操也左傳使呂相絕秦曰秦師克還無害則 會後變駕

東反羣虜亂政時冀州方有北鄙之警匪遑離局北鄙之

孫瓚攻紹也左傳曰局部也 故使從事中郎徐勳就發遣操使繕

杜預注曰遠其部曲為離局

修郊廟翼衛幼主而便放志專行威劫省禁卑侮王僚敗

法亂紀坐召三臺專制朝政晉書曰漢官尚書為中臺御史

賞由心刑戮在口所愛光五宗所怨滅二族五宗謂上至高

謂父族母族妻族群談者受顯誅腹議者蒙隱戮大農類異與張湯有

客言詔令下有不便者異不言微反胥湯遂奏道路以目百辟鉗口

異九卿見令不便不入言而腹非論死見前書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周書曰賢哲鉗口小人鼓舌何休注公

公羊傳曰鉗以木銜其口尚書記期會公卿充員品而已前書賈

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故太尉楊彪歷典二司元綱極位續漢書曰

為司空又代黃琬為司徒特表術備亂操託彪操因睚眦被以非罪

與術婚姻証以欲圖廢置奏收下獄劾以大逆觸情放恣不顧憲章

又議郎趙彥忠諫直言議有可納故聖朝含聽改容加錫

操欲迷奪時明杜絕言路擅收立殺不俟報聞又梁孝王

先帝母弟墳陵尊顯松栢桑梓猶宜恭肅操率將吏士親

臨發掘破棺裸尸掠取金寶至今聖朝流涕士民傷懷前書

曰孝文皇帝實皇后又署發丘中郎將摸金校尉所過毀突無

骸不露身處三公之官而行桀虜之態汗國虐民毒施人

鬼加其細政苛慘科防互設贈繳充蹊阮弈塞路舉手挂

網羅動足蹈機塹是以充豫有無聊之人帝都有吁嗟之

怨管子曰天下無道入任歷觀古今書籍所載貪殘虐烈無道

之臣於操為甚幕府方結外女效未及整訓加意合覆比其可

彌縫左傳曰彌縫敝邑杜而操豺狼野心潛包禍謀左傳曰楚司

越椒令尹子文曰必殺之是子也熊虎之狀而豺狼之聲乃欲撓折棟

梁孤弱漢室周易棟橈之凶除忠害善專為梟雄往歲伐鼓

北征討公孫瓚強禦桀逆拒圍一年操因其未破陰交書

命欲託助王師以見掩襲故引兵造河方舟北濟會行人

發露璜亦梟夷故使鋒芒挫縮厥圖不果屯據敖倉阻河

為固獻帝春秋曰操引軍造河託言助紹實圍襄郭以乃欲運螳螂

之斧禦降車之隧韓詩外傳曰齊莊公獵有螳螂舉足將持其輪問

退不量其力而輕就敵公曰此為天下勇士夫遇車避之勇士歸焉亦

見淮南子又莊子曰螳螂怒臂以當車轍不知其不勝任也遂道也

幕府奉漢威靈折衝宇宙長戟百萬胡騎千羣奮雷中黃育獲

之士尸子曰黃霸曰我左執太行之憂右執彫虎唯象才試騁良弓勁

弩之執文子曰狡兔得而獵犬亨高鳥盡而良弓藏史并州越太行

故言越太行山而來助紹錫高幹為并州刺史青州涉濟潔紹長子譚為青州刺史濟潔二

軍汎黃河以角其前荆州下宛葉而倚其後賈逵主國語曰

居巖反左傳曰晉人肅之諸戎倚之是雷震虎步並集虜廷若舉

炎火以焚飛蓬楚詞曰離憂患而乃覆滄海而注燧炭黃石公

夫以義而討不義若決河而沈燧火其必也有何不消滅者哉當今漢道陵遲綱

網絕操以精兵七百圍守宮闕外稱陪衛內以拘質懼

逆之禍因斯而作乃忠臣肝膽塗地之伏烈士立功之會

也可不昂哉據陳琳集此微陳琳之詞也魏志曰琳字孔璋廣陵人

遣顏良攻曹操別將劉延於白馬白馬縣屬東郡今滑州紹自

引兵至黎陽沮授臨行會其宗族散資財以與之曰執存

則威無不加執亡則不保一身哀哉其弟宗曰曹操士馬

不敵君何懼焉授曰以曹兗州之明畧又挾天子以為資

我雖尅伯珪衆實疲敝而主驕將伏軍之破敗在此舉矣

楊雄有言六國蚩蚩為羸弱姬今之謂乎法言之文也羸秦

蚩蚩也六國恃威侵弱周室終為秦所併也曹操遂救劉延擊顏良斬之蜀志曰曹公

使張遼及關

羽為先鋒羽望見良壁蓋策馬刺良萬眾之中斬其首還將莫能當遂解白馬圍紹乃度河壁延津南元

水經注曰漢孝文帝時河決酸棗東潰金堤大發卒集之武帝作瓠子之歌皆謂此口也又東北謂之延津社預注左傳陳留酸棗縣北有延津

沮授臨船歎曰上盈其志下務其功悠悠黃河吾其濟乎

遂以疾退紹不許而意恨之復省其所部并屬郭圖紹使

劉備文醜挑戰曹操又擊破之斬文醜再戰而禽二將紹

軍中大震操還屯官度官度在今鄭州中牟縣北鄆元水經云黃

謂之中牟臺紹進保陽武陽武今鄭州縣沮授又說紹曰北兵雖衆而

勁果不及南軍南軍穀少而資儲不如北南幸於急戰北

利在緩師宜徐持久曠以日月紹不從連營稍前漸逼官

度遂合戰操軍不利魏志曰連營稍進前依沙堤東西一復還堅壁

紹為高櫓起土山射營中釋名曰樓櫓者露上無覆屋也今官

度臺北土山猶在臺之東紹舊營遺存焉皆蒙楯而行補今之旁排也楊雄羽檄曰蒙楯負羽獻帝春

操乃發石車擊紹樓皆破軍中呼曰霹靂車以其發石聲

今之拋車也紹為地道欲襲操輒於內為長塹以拒之烈呼為霹靂車

遣奇兵襲紹運車大破之盡焚其穀食相持百餘日河南

人疲困多畔應紹遣淳于瓊等將兵萬餘人北迎糧運

沮授說紹可遣蔣奇別為支軍於表以絕曹操之鈔以支軍

表紹不從許攸進曰曹操兵少而悉師拒我許下餘守執

必空弱若分遣輕軍星行掩襲許拔則操為成禽如其未

潰可令首尾奔命破之必也紹又不能用會攸家犯法審

配收繫之攸不得志遂奔曹操而說使襲取淳于瓊等時

宿在烏巢烏巢地名在滑去紹軍四十里操自將步騎五千

人夜往攻破瓊等悉斬之曹備傳曰公聞許攸來跡出迎之攸勸

表軍箕帳衝拔縛馬口夜從間道出人犯東新所歷道問者語之曰表公

恐曹操鈔掠後軍還兵以益備問者信以為然既至圍屯大放火營中驚

亂大破之盡燔其糧穀寶貴斬督將睢元進等割得將軍淳于仲簡鼻級士卒千餘人皆取鼻牛馬割唇舌以示紹軍將士皆惶懼初紹聞操擊瓊謂長子譚曰就操破瓊吾拔其營彼固無所歸矣乃使高覽張郃等攻操營不下魏志曰張郃字雋文河間鄭人也郃說紹曰曹公精兵往必破瓊等則事大矣郭圖曰郃計非也不如攻其本營郃曰曹公營固攻之必不拔若瓊等見禽吾屬盡為虜矣紹但遣輕騎救瓊而以重兵攻太祖營不能下太祖果破瓊等紹軍貴圖慙又更譖郃快軍敗郃懼歸太祖一將聞瓊等敗遂奔操於是紹軍驚擾大潰紹與譚等幅巾乘馬與八百騎度河至黎陽北岸入其將軍蔣義渠營至帳下把其手曰孤以首領相付矣義渠避帳而處之使宣令焉衆聞紹在稍復集餘衆偽降曹操盡阮之前後所殺八萬人沮授為操軍所執乃大呼曰授不降也為所執耳操見授謂曰分野殊異遂用北絕不圖今日乃相得也授對曰冀州失策自取奔北授知力俱困宜其見禽操曰本初無謀不相用計今喪亂

素紹

過紀國未定

十二年

方當與君圖之授曰叔父母弟懸命袁

氏若蒙公靈速死為福操歎曰孤早相得天下不足慮也

遂赦而厚遇焉授尋謀歸袁氏乃誅之紹外寬雅有局康

憂喜不形於色而性矜愎自高愎音平短於從善故至於敗

及軍還或謂田豐曰君必見重豐曰公貌寬而內忌不亮

吾忠而吾數以至言迂之若勝而喜必能赦我戰敗而怨

內忌將發若軍出有利當蒙全耳今既敗矣吾不望生紹

還曰吾不用田豐言果為所笑遂殺之

先賢行次曰紹謂之紀曰冀州人聞吾軍敗皆當念

吾惟田別駕前諫止吾與衆不同吾亦慙之紀復曰豐聞將軍之退拍手大笑喜其言之中也紹於是有害豐之意初太祖聞豐不從我喜曰紹必敗矣又紹奔遁復曰向使紹用其別駕計尚未可知也官度之敗審配二子為曹操所禽孟

岱與配有隙因將竒言於紹曰配在位專政族大兵強且

二子在南必懷反畔郭圖辛評亦為然紹遂以岱為監軍

代配守鄴護軍逢紀與配不睦英雄記曰審配任用與紀不睦辛評郭圖皆比於譚評辛毗兄也見志紹以問之紀對曰配天性烈直每所言行慕古人之節不以二子在南為不義也公勿疑之紹曰君不惡之邪紀曰先所爭者私情今所陳者國事紹曰善乃不廢配配由是更協冀州城邑多畔紹復擊定之自軍敗後發病七年夏薨魏志曰紹自軍破後發病歐血死獻帝春秋曰紹為人政寬百姓德之河北士女莫不傷怨市巷揮淚如或喪親典論曰袁紹妻劉氏性酷妒紹死置尸未殯寵妾五人盡殺之為死者有知當復見紹於地下乃髮頭墨面以毀其形尚又為盡殺死者之家未及定嗣逢紀審配宿以驕侈為譚所病辛評郭圖皆比於譚而與配紀有隙眾以譚長欲立之配等恐譚立而評等為害遂矯紹遺命奉尚為嗣

袁紹列傳第六十四上

袁紹劉表列傳第六十四下

後漢書七十四

南宋范曄撰唐章懷太子賢注明汪文盛高毅傳汝舟校

譚自稱車騎將軍出軍黎陽尚少與其兵而使逢紀隨之譚求益兵審配等又議不與譚怒殺逢紀曹操度河攻譚譚告急於尚尚乃留審配守鄴自將助譚與操相拒於黎陽自九月至明年二月大戰城下郭緣主述征記曰黎陽成西表譚城城南又有一城是曹公攻所築譚尚敗退操將圍之乃夜遁還鄴操進軍尚逆擊破操軍退人懷歸志及其未濟出兵掩之可令大潰此策不可失也尚疑而不許既不益兵又不益甲譚大怒郭圖辛評因此謂譚曰使先出將軍為兄後者皆是審配之所搆也譚然之遂引兵攻尚戰於外門郭郭譚敗乃引兵還南皮

南皮今滄州縣也章武別駕王脩率吏人自青州往救譚譚還

欲更攻尚問修曰計將安出脩曰兄弟者左右手也譬人

將鬪而斷其右手曰我必勝若如是者可乎夫棄兄弟而

不親天下其誰親之屬有讒人交關其間以求一朝之利

願塞耳勿聽也若斬佞臣數人復相親睦以御四方可橫

行於天下譚不從尚復自將攻譚譚戰大敗嬰城固守

蒯通曰必將嬰城固守音尚圍之急譚奔平原而遣潁川辛毗

請曹操請救魏志曰辛毗潁川陽翟人也譚使毗詣太祖求和毗見太祖

問信與詐也直言當論其孰耳表氏本兄弟相伐非謂他人能劉表以

書諫譚曰天降災害禍難殷流初交殊族卒成同盟使王

室震蕩彝倫攸斁左傳曰震蕩播越書曰彝倫攸斁是以智達

之士莫不痛心入骨傷時人不能相忍也然孤與大公志

同願等言大公者尊楚魏絕邈山河迥遠楚荆州也魏冀州也戮力

心共獎王室左傳曰同好惡獎王室杜預曰獎助也使非族不干吾盟異類不絕

吾好此孤與太公無貳之所致也功績未卒太公殂隕賢

胤承統以繼洪業宣奕世之德履不顯之祚奕重也國不曰

摧嚴敵於鄴都揚休烈於朔土顧定疆宇虎視河外凡我

同盟莫不景附何悟青蠅飛於竿旌無忌游於二壘詩小雅

青蠅止于榛藂人罔極構我二人史記費無忌得寵於楚平王為太子建少

傳無寵於太子日夜讒太子於王欲誅太子太子亡奔宋左傳作無極筆雅

二壘者謂使股肱分成二體凶鋒自絕為異身初聞此問尚謂

不然定聞信來乃知闕伯實沈之忿已成棄親即讎之計

已決左傳子產曰高辛氏有二子曰閼伯季子曰實旃旆交於中

原暴尸累於城下聞之哽咽若存若亡昔三王五伯下及

戰國君臣相弑父子相殺兄弟相殘親戚相滅蓋時有之

然或欲以成王業若周公誅管蔡不之類或欲以定霸功若齊桓公皆所

謂逆取順守而激富強於一世也未有棄親即異元其根

本而能全於長世者也昔齊襄公報九世之讎公羊傳曰

其國大夫者何滅之也孰滅之也齊滅之曷為不言齊滅之為襄公

諱也春秋為賢者諱向賢於襄公復讎也何讎爾遠祖也哀公烹於

周紀侯諸之遠祖者幾代九代矣史記曰紀侯諸齊哀公於周周夷

王京哀公其弟靖立是為胡公弟獻公立子武公立子厲公立子文公

立子成公立子莊公立子釐公立子士句卒荀偃之事是故春秋

美其義君子稱其信夫伯游之恨於齊未若太公之忿於

曹也宣子之臣承業未若仁君之繼統也荀偃晉大夫也左傳曰

伐齊濟河病目也及卒而視不可容樂為曰其為未卒事於齊故也士句無之

曰士句終所不嗣事於齊有知河乃順受舍伯游荀偃字也宣子即士句也士

燬之子士且君子違難不適讎國交絕不出惡聲左傳曰公山不

會之孫不適讎國杜預曰違卒止也史記樂毅遺燕况忘先人之讎棄親戚

之好而為萬世之戒遺同盟之耻哉蠻夷戎狄將有誦讓

之言况我族類而不痛心邪夫欲立竹帛於當時全宗祀

於一世豈宜同生分謗爭校得失乎若冀州有不弟之傲

左傳曰段不弟故不言弟無慙順之節仁君當降志辱身以濟事為務事

定之後使天下平其曲直不亦為高義邪今仁君見憎於

夫人未若鄭莊之於姜氏昆弟之嫌未若重華之於象敖

然莊公卒崇大隧之樂象敖終受有鼻之封願捐弃百痾

追攝舊義復為母子昆弟如初鄭武公娶於申曰武姜生莊公及

叔段欲立之武公弗許及莊公立姜氏為請京使居之段結甲兵將襲鄭

夫人將塔之莊公遂寘姜氏於城賴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既而

悔之賴考叔曰君何患焉若闕地及泉隧而相見誰曰不然從之公入

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姜出而賦大隧之外其樂也洩洩遂為母子

如初事見左傳史記曰舜名重華父瞽叟昏而舜母死瞽叟更娶妻生象

瞽叟愛後妻子常欲殺舜舜踐帝位封弟象為諸侯孟子曰象至不仁封

之而已矣鼻國在兗州營道縣北今猶謂之鼻耳今整勒士馬

瞻望鵠立又與尚書諫之並不從魏氏春秋載表遺尚書曰知變

起辛郭禍結同生追關伯實沈

之殿忘常謀死喪之義親尋干戈僵尸流血聞之使咽若存若亡昔軒轅
有涿鹿之戰周公之義親尋干戈僵尸流血聞之使咽若存若亡昔軒轅
喜怒之忿也故雖滅規不忘誅兄不傷今二君初承洪業慕繼前軌進有
國家傾危之慮退有先公遺恨之負當唯曹是務唯國是康何者金木水
火剛柔相濟然後剋得其和能為人用今青州天性純急迷於曲直仁愛
度數弘廣綽然有餘當以大苞小以優容劣先除曹操以平先公之恨事
定之後乃議曲直之計不亦善乎若留神遠圖克已復禮當振旅長驅共
獎王室若迷而不返遵而無改則胡夷將有誦讓之言況我同明覆能
仁君之役哉此韓盧東郭自困於前而遺田父之獲者也憤躍鶴望冀聞
和同之聲若其泰也則衣族其與漢升降乎如其否也則同盟永無望矣
表二書並見王粲集

曹操遂還救譚十月至黎陽尚聞操度河乃釋平
原還鄴尚將呂曠高翔畔歸曹氏譚復陰刻將軍印以假
曠翔操知譚詐乃以子整娉譚女以安之魏志曰整建安二十二年封都侯二十二
年薨無子黃初二年而引軍還九年三月尚使審配守鄴復
攻譚於平原配獻書於譚曰配聞良藥苦口而利於病忠
言逆耳而便於行孔子家語曰忠言逆耳而利於行願將軍緩心抑怒終省愚
辭蓋春秋之義國君死社稷忠臣死君命左傳曰社稷安則國安社稷死則國亡

杜稷亡則亡之又晉解揚曰受命以出有死無隕死而成命臣祿也苟圖危宗廟剝亂國家親踈
也左傳曰天實亂也是以周公垂涕以斃管蔡之獄左傳曰鄭子人叔
夫豈不愛季反歎欷而行叔牙之誅公羊傳曰公子牙卒何以不稱弟殺也為季子諱殺也莊公病
王室政也叔牙曰魯一及君以知之慶父古也季子曰夫何敢是將為亂
而飲之曰公子從吾言而飲此則以無為天下戮矣必有後於魯國誅不
避兄弟君臣之義也何則義重人輕事不獲已故也昔先公廢黜將
軍以續賢兄立我將軍以為嫡嗣上告祖靈下書譜牒海
內遠近誰不備聞何意凶臣郭圖妄畫蛇足戰國策曰楚有
酒一危相謂曰數人飲之不足一人飲之有餘請各畫蛇也為蛇先成者飲
酒一人蛇先成引酒且飲左手持酒右手畫蛇曰吾能為之足未成
人蛇成奪其危曰蛇固無足子安能為足遂飲酒為蛇足者終亡其酒
曲辭諂媚交亂懿親至今將
軍忘孝友之仁襲闕流之迹放兵鈔突屠城殺吏冤魂痛
於幽冥創夷被於草棘又乃圖獲鄴城許賞賜秦胡其財
物婦女豫有分數又云孤雖有老母趣使身體完具而已

聞此言者莫不悼心揮涕使太夫人憂哀憤隔我州君臣
監寐悲歎誠拱默以聽執事之圖則懼違春秋死命之節
詒太夫人不測之患損先公不世之業我將軍辭不獲命
以及館陶之役詒遺也不世言非常也魯帝春秋曰譚向遂尋干戈
譚軍僵屍流血不可勝計譚走還平原伏惟將軍至孝蒸蒸發於
岐疑友于之性生於自然章之以聰明行之以敏達覽古
今之舉措觀興敗之徵符輕榮財於糞土貴名位於丘岳
何終奄然迷沈隨賢哲之操隨意許積怨肆忿取破家之
禍翹企延頸待望讎敵委慈親於虎狼之牙以逞一朝之
志豈不痛哉若乃天啓尊心革圖易慮則我將軍匍匐悲
號於將軍股掌之上配等亦敷躬布體以聽斧鑕之刑如
又不陵禍將及之願熟詳吉凶以賜環玦孫卿子曰絕人譚不

納曹操因此進攻鄴審配將馮禮為內應開突門操兵三
百餘人墨子備突篇曰城百步一突門突門用車兩輪以木束之塗其
上維置突門內度門廣狹之令入門四尺中置突門旁為
素充諸狀又置又寇即入配覺之從城上以大石擊門門閉入
者皆死操乃鑿漸圍城周回四十里初令淺示若可越配
望見笑而不出爭利操一夜濬之廣深二丈引漳水以灌
之自五月至八月城中餓死者過半尚聞鄴急將軍萬餘
人還救城操逆擊破之尚走依曲漳為營漳水操復圍之
未合尚懼遣陰夔陳琳求降不聽尚還走藍口藍州安陽縣界
相近藍山與鄴操復進急圍之尚將馬延等臨陣降衆大潰尚奔
中山盡收其輜重得尚印綬節鉞及衣物以示城中城中
崩沮審配令士卒曰堅守死戰操軍疲矣幽州方至何憂
無主操出行圍配伏弩射之幾中幾音祈中以其兄子榮

為東門校尉、禁夜開門內操兵配拒戰城中、生獲配、操謂配曰：吾近行圍，弩何多也？配曰：猶恨其少。操曰：卿忠於袁氏，亦自不得不爾。意欲活之，配意氣壯烈，終無撓辭。見者莫不歎息，遂斬之。先賢行狀曰：是日先縛配於帳下，辛毗等逆以馬鞭擊其頭，罵曰：奴汝今日真死矣。配顧曰：後輩由汝曹破冀州，恨不得殺汝。太祖既有意活配，配無撓辭。辛毗等號哭不已，乃殺之。全尚母妻子還其財寶高幹以并州降，復為刺史。曹操之圍鄴也，譚復背之，因略取甘陵、安平、勃海、河間，攻尚於中山。尚敗走，故安從熙而譚悉收其衆，還屯龍湊。十二月，曹操討譚軍，其門譚夜遁奔南皮，臨清河而屯。明年正月，急攻之，譚欲出戰，軍未合而破。譚被髮驅馳，追者意非恒人，趨奔之。趣音譚墮。馬顧曰：出兒過我，我能富貴汝，言未絕口，頭已斷地。於是斬郭圖等，戮其妻子。熙尚為其將，焦觸、張南所攻，奔遼西。烏桓觸

自號幽州刺史，驅率諸郡太守，令長背袁，向曹陳兵數萬，殺曰：馬盟，令曰：違者斬。衆莫敢仰視，各以次軟至。別駕代郡韓珩珩音行曰：吾受袁公父子厚恩，今其破亡，智不能救，勇不能死於義，闕矣。若乃北面曹氏，所不能為也。一坐為珩失色。觸曰：夫舉大事，當立大義，事之濟否，不待一人可卒珩志以厲事君。先賢行狀曰：珩字子胤，代郡人。清粹有雅量，少喪父母，奉養兄姊，宗族稱弟也。曹操聞珩節甚高，屢辟不至，卒于家。高幹復叛，執上黨太守舉兵守壺口關。路州上黨縣有壺山，因其險而置關焉。十一年，曹操自征幹，幹乃留其將守城，自詣匈奴求救，不得，獨與數騎亡，欲南奔荊州。上洛都尉捕斬之。典論曰：上洛都尉王琰獲高幹，以功封侯。其妻哭於室，以為琰富貴，將更娶，妾勝故也。十三年，曹操征遼，西擊烏桓，尚、熙與烏桓逆，操軍戰敗走，乃與親兵數千人奔公孫康於遼東。尚有勇力，先與熙謀曰：今到遼

東康必見我我獨為兄手擊之且據其郡猶可以自廣也
康亦心規取尚以為功乃先置精勇於廐中然後請尚熙
熙疑不欲進尚彊之遂與俱入未及坐康叱伏兵禽之坐
於凍地尚謂康曰未死之間寒不可忍可相與席康曰卿
頭顱方行萬里何席之為遂斬首送之康遼東人父度初
避吏為玄免小吏稍仕中平元年還為本郡守在職敢殺
代郡中名豪與已夙無恩者遂誅滅百餘家因東擊高句
驪西攻烏桓威行海畔時王室方亂度恃其地遠陰獨懷
幸會襄平社生大石丈餘下有三小石為足度以為已瑞
襄平縣屬遼東郡故城在今平州靈龍縣西南魏志曰時襄平延星社上大石或謂度曰此漢宣帝冠石祥也甲名與先君同社主土地明當有土地有三公輔也初平元年乃分遼東為遼西中遼郡並置太守越
海收東萊諸縣為營州刺史自立為遼東侯平州牧

追封父延為建義侯立漢二祖廟承制設壇墠於襄平城
南郊祀天地藉田里兵乘鸞輅九旒旄頭羽騎建安九年
司空曹操表為奮威將軍封永寧鄉侯度死康嗣故遂據
遼土焉

劉表字景升山陽高平人魯恭王之後也恭王景帝子名餘身長八
尺餘姿貌溫偉與同郡張儉等俱被訕議號為八顧詔書
捕案黨人表亡走得免黨禁解辟大將軍何進掾初平元
年長沙太守孫堅殺荆州刺史王又王氏譜曰數字通羅晉太
見執發馬曰我何罪堅曰坐無詔書以襲為荆州刺史時江南宗
所知嚴窮迫刮金餘之而死賊大盛宗黨共又袁術阻兵屯魯陽表不能得至乃單馬
入宜城宜城縣屬南郡本縣請南郡人蒯越襄陽人蔡瑁與共
謀畫傳子曰越字異度魏太祖平荆州與表謂越曰宗賊雖盛而

衆不附若表術因之禍必至矣吾欲徵兵恐不能集其策
焉出對曰理平者先仁義理亂者先權謀兵不在多貴乎
得人表術而無謀宗賊率多貪負暴越有所素養者使人示
之以利必持衆來使君誅其無道施其才用威德既行強
負而至矣兵集衆附南據江陵北守襄陽荊州八郡漢官儀
管長沙零陵桂陽甯陽江可傳檄而定公路雖至無能為也表
陵武陵南郡章陵等是也
曰善乃使越遣人誘宗師至者十五人皆斬之而襲取其
衆唯江夏賊張虎陳坐擁兵據襄陽城表使越與龐季往
壁言之乃降江南悉平諸守令聞表威名多解印綬去表遂
理兵襄陽以觀時變表術與其從兄紹有隙而紹與表相
結故術共孫堅合從襲表表敗堅遂圍襄陽會術將黃祖
救至堅為流箭所中死餘衆退走典畧曰劉表夜遣將黃祖潛
出兵堅逆與戰祖敗走鼠

山中堅乘勝夜追祖部兵從竹木間射堅殺之英雄記劉表將
兵緣山向堅堅輕騎尋山討介介下兵身中堅頭應時物故與此不

及李傕等入長安冬表遣使奉貢催以表為鎮南將軍荆
州牧封成武侯假節以為已援建安元年驃騎將軍張濟
自關中走南陽因攻穰城中飛矢而死荊州官屬皆賀表
曰濟以窮來主人無禮至於交鋒此非牧意牧受弔不受
賀也使人納其衆衆聞之喜遂皆服從獻帝春秋曰濟引衆入
襄陽城守不受濟因攻之為流矢所中齊從子繡收衆而退劉
表自責以為已無賓主禮使招繡繡遂也襄陽為表北藩三年長
沙太守張羨率零陵桂陽三郡畔表表遣兵攻圍破羨平
之英雄記曰張羨南陽人先作零陵桂陽守甚得江相間心然於是開
性強疆不順表薄其為人不甚禮也羨因是懷恨遂畔表
土遂廣南接五嶺裴氏廣州記云大庾始安臨賀桂陽揭陽是謂五
貞都龍三也臨賀萌者北據漢川地方數千里帶甲十餘萬初
四也始安越城五也荊州人情好擾加四方駭震寇賊相扇處處糜沸表招誘

有方威懷燕洽其姦猾宿賊更為效用萬里肅清大小咸
悅而服之關西充豫學士歸者蓋有千數表安慰賑贍皆
資全遂起立學校博求儒術綦母闔宋忠等闔音撰立五
經章句謂之後定愛民養士從容自保及曹操與表紹相
持於官度紹遣人求助表許之不至亦不援曹操且欲觀
天下之變從事中郎南陽韓嵩先賢行狀曰嵩字德高義別
駕劉先說表陵先賢傳曰先字始宗博學曰今豪傑並爭兩
雄相持天下之重在於將軍若欲有為起乘其敝可也如
其不然固將擇所宜從豈可擁甲十萬坐觀成敗求援而
不能助見賢而不肯歸此兩怨必集於將軍恐不得中立
矣曹操善用兵且賢俊多歸之其勢必舉表紹然後移兵
以向江漢恐將軍不能禦也今之勝計莫若舉荊州以附

曹操必重德將軍長享福祚垂之後嗣此萬全之策也
崩越亦勸之表狐疑不斷乃遣嵩詣操觀望虛實謂嵩曰
今天下未知所定而曹操擁天子都許君為我觀其釁嵩
對曰嵩觀曹公之明必得志於天下將軍若欲歸之使嵩
可也如其猶豫嵩至京師天子假嵩一職不獲辭命則成
天子之臣將軍之故吏耳在君為君不復為將軍死也惟
加重思表以為憚使強之至許果拜嵩侍中零陵太守及
還盛稱朝廷曹操之德勸遣子入侍表大怒以為懷貳陳
兵詬嵩將斬之詬罵也嵩不為動容徐陳臨行之言表妻蔡
氏知嵩賢諫止之表猶怒乃考殺從行者知無它意但囚
嵩而已傳子曰表妻蔡氏諫之曰韓嵩楚國之望六年劉備自表
紹奔荊州表厚相待結而不能也十三年曹操自將征

表未至八月表疽發背卒

代語曰表死後八十餘年晉太康中家見發表及妻身形如生芬香聞數里也

在荊州幾二十年家無餘積二子琦琮表初以琦貌類於

已甚愛之後為琮娶其後妻蔡氏之姪蔡氏遂愛琮而惡

琦毀譽之言日聞於表表寵耽後妻每信受焉又妻弟蔡

瑁及外甥張允並得幸於表又睦於琮而琦不自寧嘗與

琅邪人諸葛亮謀自安之術亮初不對後乃共升高樓因

令去梯謂亮曰今日上不至天下不至地言出子口而入

吾耳可以言未亮曰君不見申生在內而危重耳居外而

安乎

申生晉獻公之太子為麗姬所譖乃自縊死重耳由生之弟懼麗姬之讒出奔獻公卒重耳入是為文公遂為霸主見左氏傳

琦意感悟陰規出計會表將江夏太守黃祖為孫權所殺

琦遂求代其任及表病甚琦歸省疾素慈孝允等恐其見

表而父子相感更有託後之意乃謂琦曰將軍命君撫臨

江夏其任至重今釋衆擅來必見譴怒傷親之歡重增其

疾非孝敬之道也遂退于戶外使不得見琦流涕而去之

衆聞而傷焉遂以琮為嗣琮以疾印授琦琦怒投之地將

因奔喪作難會曹操軍至新野琦走江南蒯越韓嵩及東

曹掾傅吳等說琮歸降

韓子曰吳字公悌壞璋博達有知人鑒識琮曰今與諸君

據全楚之地守先君之業以觀天下何為不可巽曰逆順

有大體強弱有定執以人臣而拒人主逆道也以新造之

楚而禦中國必危也以劉備而敵曹公不當也三者皆短

欲以抗王師之鋒必亡之道也將軍自料何與劉備琮曰

不若也巽曰誠以劉備不足禦曹公則雖全勝不能以自

存也誠以劉備足禦曹公則備不為將軍下也願將軍勿

疑及操軍到襄陽琮舉州請降劉備奔夏口

夏口城今之鄂州也左傳吳伐楚楚

後漢書

列傳

沈尹戎奔命於夏洧杜預操以琮為青州刺史封列侯蒯越等注曰漢水入口今夏口也

侯者十五人乃釋嵩之囚以其名重甚加禮待之蒯越光

祿勳劉光尚書令初表之結表紹也侍中從事鄧義諫不

聽義以疾退終表世不仕操以為侍中其餘多至大官操

後敗於赤壁赤壁山名也在今鄂州蒲圻縣劉備表琦為荊州刺史明年

卒

論曰袁紹初以豪俠得眾遂懷雄霸之圖天下勝兵舉旗

者莫不假以為名及臨場決敵則悍夫爭命悍勇也深籌

高議則智士傾心盛哉乎其所資也韓非曰佞剛而不和

復過而好勝嫡子輕而庶子重斯之謂亡徵韓非亡徵篇曰

過而好勝不顧社稷而輕為信者可亡也又曰太子輕庶子仇可亡也又曰太子卑而庶子尊可亡也劉表道不相越

而欲卧收天運擬蹤三分其猶木禺之於人也木禺其人無所知也前

書有木禺龍一音義曰禺禺寄也寄龍形于木

贊曰紹姿弘雅表亦長者稱雅河外擅強南夏魚麗漢船

雲屯異馬魚麗猶和次比也左傳曰奉公為魚麗之陳前善音關圖訊

鼎裡天類社關圖謂若劉毅圖書改各秀訊鼎謂楚子問王孫滿鼎輕重也國語曰精意以享謂之饗爾雅曰足類是馮師祭也

陰類將與師故祭之既云天工亦資人亮工者官也亮信也尚書曰天工人其代之又曰唯時亮天工矜彊

少成坐談奚望九州春秋曰曹公征烏桓諸將曰今深入遠征萬一劉表使備襲許悔無及也郭嘉曰劉表坐談客耳自知才

不子以御備重任之則恐不能制輕之則備不為用維遠征無慮矣公遂征之回皇家壁身類業畏家禍也安受也

表譚劉表列傳第六十四下

表譚劉表列傳

第六十四下

七

劉焉袁術呂布第六十五

後漢書七十五

南宋范曄撰唐章懷太子賢注明汪文盛高濂傳汝舟校

劉焉字君郎江夏竟陵人也

竟陵今復州縣魯恭王後也恭王景帝子名餘肅

宗時徙竟陵焉少任州郡以宗室拜郎中官居陽城山精學教授舉賢良方正稍遷南陽太守宗正太常時靈帝政化衰缺四方兵寇焉以為刺史威輕既不能禁且用非其人輒增暴亂乃建議改置牧伯鎮安方夏清選重臣以居其任焉乃陰求為交阯以避時難議未即行會益州刺史郗儉在政煩擾謠言遠聞而并州刺史張懿涼州刺史耿鄙並為寇賊所害故焉議得用出焉為監軍使者領州牧前書任安為監北軍使者太僕黃琬為豫州牧宗正劉虞為幽州牧皆以本秩居職州任之重自此而始是時益州賊馬相亦自

號黃巾合聚疲後之民數千人先殺綿竹令綿竹故城在今

攻維縣今益州維縣殺郝儉又擊蜀郡犍為旬月之間破壞三郡

殺郡守趙部州從事賈龍先領兵數百人在犍為遂糾合

吏人攻相破之龍乃選吏卒迎焉馬到以龍為校尉徙居

綿竹龍撫納離叛務行寬惠而陰圖異計沛人張魯母有

姿色兼挾鬼道往來焉家遂任魯以為督義司馬遂與別

部司馬張脩將兵掩殺漢中太守蘇固斷絕斜谷殺使者

魯既得漢中遂復殺張脩而并其眾焉欲立威刑以自尊

大乃託以佗事殺州中豪彊十餘人蜀志曰殺王咸李權等士民皆怨初

平二年犍為太守任岐及賈龍並反攻焉馬擊破皆殺之自

此意氣漸盛遂造作乘輿車重千餘乘重也馬四子範為

左中郎將誕治書御史璋奉車都尉蜀志曰璋字季玉並從獻帝在

長安唯別部司馬謂隨焉在益州朝廷使璋曉譬焉馬留

璋不復遣與平元年征西將軍馬騰與範謀誅李傕焉遣

叟兵五千助之戰敗漢世謂蜀為叟孔安國注尚書云蜀叟也範及誕並見殺焉既

痛二子又遇天火燒其城府車重延及民家館邑無餘於

是徙居成都遂發背疽卒諺文曰直入雍州大吏趙韙等貪璋温仁

立為刺史詔書因以璋為監軍使者領益州牧以韙為征

東中郎將先是荊州牧劉表表焉僭擬乘輿器服以是遂

屯兵胸臆備表胸音蠢臆音如尹反焉巴郡故城在今夔州長安縣西也初南陽三輔民數萬戶

流入益州焉悉收以為眾名曰東州兵璋性柔寬無威略

東州人侵暴為民患不能禁制舊士頗有離怨趙韙之在

巴中其得眾心璋委之以權韙因人情不輯輯和也乃陰結

乃陰結

州中大姓建安五年還共擊璋蜀郡廣漢犍為皆反應東

州人畏見誅滅乃同心并力為璋死戰遂破反者進攻躡

於江州斬之江州縣名表巴郡今渝州巴縣張魯以璋闇懦不復承順璋怒

殺魯母及弟而遣其將龐義等攻魯數為所破魯部曲多

在巴土故以義為巴郡太守魯因襲取之遂雄於巴漢十

三年曹操自將征荊州璋乃遣使致敬操加璋振威將軍

兄瑁平寇將軍璋因遣別駕從事張松詣操而操不相接

禮松懷恨而還勸璋絕曹氏而結好劉備璋從之十六年

璋聞曹操當遣兵向漢中討張魯內懷恐懼松復說璋迎

劉備以拒操璋即遣法正將兵迎備蜀志曰法正字孝直扶風郿人也祖真字季高卿父符字季

璋主簿巴西黃權歎曰蜀志曰權字公衡閬中人也先主取益

州諸縣望風景附權閉城堅守須璋捨

先主自任江南吳將陸議陳應斷蜀南軍敗績先主引退而道隔權不

能乃請先主稱尊漢晉東代吳權諫先主不從以權為鎮北將軍督江北

軍先主自任江南吳將陸議陳應斷蜀南軍敗績先主引退而道隔權不

能乃請先主稱尊漢晉東代吳權諫先主不從以權為鎮北將軍督江北

軍先主自任江南吳將陸議陳應斷蜀南軍敗績先主引退而道隔權不

能乃請先主稱尊漢晉東代吳權諫先主不從以權為鎮北將軍督江北

軍先主自任江南吳將陸議陳應斷蜀南軍敗績先主引退而道隔權不

能乃請先主稱尊漢晉東代吳權諫先主不從以權為鎮北將軍督江北

軍先主自任江南吳將陸議陳應斷蜀南軍敗績先主引退而道隔權不

能乃請先主稱尊漢晉東代吳權諫先主不從以權為鎮北將軍督江北

軍先主自任江南吳將陸議陳應斷蜀南軍敗績先主引退而道隔權不

能乃請先主稱尊漢晉東代吳權諫先主不從以權為鎮北將軍督江北

軍先主自任江南吳將陸議陳應斷蜀南軍敗績先主引退而道隔權不

能乃請先主稱尊漢晉東代吳權諫先主不從以權為鎮北將軍督江北

軍先主自任江南吳將陸議陳應斷蜀南軍敗績先主引退而道隔權不

能乃請先主稱尊漢晉東代吳權諫先主不從以權為鎮北將軍督江北

自安之道從事廣漢王累自倒懸於州門以諫璋一無所

納備自江陵馳至涪城涪城故城今綿州城璋率步騎數萬與備會蜀

曰是歲建張松勸備於會襲璋備不忍明年出屯葭沱明松兄

廣漢太守肅懼禍及已乃以松謀白璋收松斬之益都耆舊

有威儀容貌甚偉松為人短小放蕩不持節操然識理精果有才幹劉璋

遣諸曹公公不甚禮楊脩深器之白公辟松不納脩以公所撰七書示松

飲宴之間一省即便問誦以此異之勅諸關戍勿復通備大怒還兵擊璋所在

戰克十九年進圍成都數十日城中有精兵三萬人穀支

一年吏民咸欲拒戰璋言父子在州二十餘歲無恩德以

加百姓而攻戰三載肌膏草野者以璋故也何心能安遂

遇之則不滿其心以賓客待之則一國不容二主此非

自安之道從事廣漢王累自倒懸於州門以諫璋一無所

納備自江陵馳至涪城涪城故城今綿州城璋率步騎數萬與備會蜀

曰是歲建張松勸備於會襲璋備不忍明年出屯葭沱明松兄

廣漢太守肅懼禍及已乃以松謀白璋收松斬之益都耆舊

有威儀容貌甚偉松為人短小放蕩不持節操然識理精果有才幹劉璋

遣諸曹公公不甚禮楊脩深器之白公辟松不納脩以公所撰七書示松

飲宴之間一省即便問誦以此異之勅諸關戍勿復通備大怒還兵擊璋所在

戰克十九年進圍成都數十日城中有精兵三萬人穀支

一年吏民咸欲拒戰璋言父子在州二十餘歲無恩德以

加百姓而攻戰三載肌膏草野者以璋故也何心能安遂

遇之則不滿其心以賓客待之則一國不容二主此非

自安之道從事廣漢王累自倒懸於州門以諫璋一無所

納備自江陵馳至涪城涪城故城今綿州城璋率步騎數萬與備會蜀

曰是歲建張松勸備於會襲璋備不忍明年出屯葭沱明松兄

廣漢太守肅懼禍及已乃以松謀白璋收松斬之益都耆舊

有威儀容貌甚偉松為人短小放蕩不持節操然識理精果有才幹劉璋

遣諸曹公公不甚禮楊脩深器之白公辟松不納脩以公所撰七書示松

開城出降群下莫不流涕備遷璋於公安公安今荆州縣歸其財寶

後以病卒蜀志曰先主還璋於公安南浦佩振威將軍印綬明年曹

操破張魯定漢中魯字公旗初祖父陵順帝時客於蜀學

道鶴鳴山中山在今益州造作符書以惑百姓受其道者輒

出米五斗故謂之米賊陵傳子衡衡傳於魯魯遂自號師

君其來學者初名為鬼卒後號為祭酒祭酒各領部眾眾

多者名曰理頭皆校以誠信不聽欺妄有病但令首過而

反初以首音式救反懸置米肉以給行旅食者量腹取足多則鬼能病之犯

法者先加三原原克也然後行刑不置長吏以祭酒為理民

夷信向典畧曰初蓋平中妖賊大起漢中有張修為太平道張角為巨

象之病或曰愈者則云此人信其或不愈則云不信道修法畧與角同

加勉爭室使病人處其中思還入使人為之發令祭酒王以老子五千文使

都習號為令為鬼吏主為病者請禱之法書病人姓字說服罪之意作三

通其一上之天著山上其一埋之地其一沈之水謂之三官手書使病者

家出米五斗以為常故號五斗米師也實無益於療病小入民思其共事

之後角被誅修亦亡及魯自在漢中因其人信行修業遂增飾之教使起

義舍以米置其中以止行人又使目隱有小過者當備道百步則

能討遂就拜魯鎮夷中郎將領漢寧太守袁山松書建安二通

其貢獻韓遂馬超之亂關西民奔魯者數萬家時人有地

中得玉印者群下欲尊魯為漢寧王魯功曹閻圃諫曰漢

川之民戶出十萬四面險固財富土沃上匡天子則為桓

文次方竇融不失富貴今承制署置執足斬斷遽稱三號

必為禍先魯從之魯自在漢川垂三十年聞曹操征之至

陽平周地圖記曰襄谷西北有古陽平欲舉漢中降其弟衛不

聽率眾數萬拒關固守魏志曰太祖征魯至操破衛斬之魯自

聞陽平已陷將稽顙歸降閻圃說曰今以急往其功為輕

後漢書

卷之二十三

三

不如且依巴中然後委質功必多也於是乃奔南山左右
 欲悉焚寶貨倉庫魯曰本欲歸命國家其意未遂今日之
 走以避鋒銳非有惡意遂封藏而去操入南鄭甚嘉之又
 以魯本有善意遣人慰安之魯即與家屬出遂拜鎮南將
 軍封閬中侯邑百戶關中蜀巴郡今降州縣將還中國待以客禮封魯
 五子及閻圃等皆為列侯魯卒謚曰原侯子富嗣

論曰劉焉覩時方艱先求後亡之所左傳曰鄭公孫黑眩有疾歸邑下公曰吾聞之主於亂代

貴而能貧人無求焉可以後亡庶乎見幾而作易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夫

地廣則驕尊之心生財行則僭奢之情用行饒也固亦恒人

必至之期也璋能閉隘養力守案先圖尚可與歲時推移

而遽輸利哭口靜受流斥老子曰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所謂羊質虎皮見豺

則恐吁哉楊子法言曰羊質虎皮見草而悅見豺而戰

表術字公路汝南汝陽人司空逢之子也少以俠氣聞數
 與諸公子飛鷹走狗後頗折節舉孝廉累遷至河南尹虎
 賁中郎將時董卓將欲廢立以術為後將軍術畏卓之禍
 出奔南陽會長沙太守孫堅殺南陽太守張咨英雄記曰咨
人吳曆曰孫堅至南陽咨不給軍糧又不肯見堅欲進兵恐為後害乃詐
得急疾舉軍震惶迎呼巫醫禱祀山川遣所親人說咨言病困欲以兵付
咨咨聞之心利其兵即將步騎五百人入苦言
堅堅與相見無何卒然而起索劍馬咨遂執斬之引兵從術劉表上術
 為南陽太守術又表堅領豫州刺史使率荆豫之卒擊破
 董卓於陽人術從兄紹因堅討卓未反遠遣其將會稽屠
 昕奪堅豫州術怒擊昕走之紹議欲立劉虞為帝術好放
 縱憚立長君託以公議不肯同積此釁隙遂成乃各外交
 黨援以相圖謀術結公孫瓚而紹連劉表豪傑多附於
 紹術怒曰羣賢不吾從而從吾家奴乎又與公孫瓚書云

紹非袁氏子紹聞大怒初平三年術遣孫堅擊劉表於襄陽堅戰死公孫瓚使劉備與術合謀共逼紹紹與曹操會擊皆破之四年術引軍入陳留屯封立黑山餘賊及匈奴於扶羅等佐術與曹操戰於匡亭大敗術退保雍立又將其餘眾奔九江殺揚州刺史陳温而自領之又兼稱徐州伯李傕入長安欲結術為援乃授以左將軍假節封揚翟侯初術在南陽戶口尚數十百萬而不修法度以鈔掠為資奢恣無厭百姓患之又少見讖書言代漢者當塗高自云名字應之當塗高者魏也然術自以術及路皆塗故云又以袁氏出陳為舜後以黃代赤德運之次陳大夫韓濤塗袁氏其後也遂有僭逆之謀又聞孫堅得傳國璽韋昭曰書曰漢室大亂天子北詣河上璽頓軍城南甄官署有井每旦有五色氣從井中出使人浚井得漢國璽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遂拘堅妻奪之

表附

興平二年冬天子播越敗於曹陽術大會群下因謂曰今海內鼎沸劉氏微弱吾家四世公輔表安為司空子敞及京京子湯湯子逢並為司空百姓所歸欲應天順民於諸君何如眾莫敢對主簿閻象進曰昔周自后稷至於文王積德累功參分天下猶服事殷國記曰后稷勅周十五代而王毛詩國風序曰國君積行累功以致歸位論語孔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猶服事殷胡公雖奕世克昌奕世重也詩云不顯奕代文曰克昌厥後孰若有周之盛漢室雖微未至殷紂之敵也術嘿然使石張範範辭疾遣弟承往應之術問曰昔周室凌遲則有桓文之霸王肅注家語曰心若立凌之漸委運秦失其政漢接而用今孤以土地之廣士人之眾欲徼福於齊桓疑迹於高祖可乎承對曰在德不在眾苟能用德以同天下之欲雖云匹夫霸王可也若陵僭無度于時而動眾之所弃誰能興之魏志曰範字公儀承字公術不說自孫堅死子策復領其部曲之先河內人司并款之孫也

表附

表附

術遣擊揚州刺史劉繇破之策因據江東策聞術將欲僭

號與書諫曰董卓無道陵虐王室禍加大后暴及弘農天

子播越左傳曰王子朝云茲不穀震蕩播越官廟焚毀是以豪傑

發憤沛然俱起沛然自恣貌元惡既斃幼主東顧乃使王

人奉命宣明朝恩偃武修文與之更始然而河北異謀於

黑山謂袁紹為冀州牧與黑山賊相連曹操毒被於東徐劉表僭亂於南荆

公孫叛逆於朔北正禮阻兵劉路玄德爭盟劉備是以未

獲從命橐弓戢戈當謂使君與國同規而合是弗恤完然

有自取之志完然自懼非海內企望之意也成湯討桀稱有

夏多罪尚書湯誓曰有夏多罪天命殛之武王伐紂曰殷有重罰史記曰武王備

取也今主上非有惡於天下徒以幼小脅於疆臣異於湯

武之時也又聞幼主明智聰敏有夙成之德夙早天下雖

未被其恩咸歸心焉若輔而興之則旦奭之美率土所望

也使君五世相承安生京主湯湯生逢逢生術凡五代為漢宰輔榮寵之盛莫與

為比宜劾忠守節以報王室時人多惑圖緯之言妄牽非

類之文苟以悅主為美不顧成敗之計古今所慎可不孰

慮忠言逆耳駁議致憎戲雜也議不同也前書張良曰忠言逆耳利於行良藥苦口利於病苟有益

於尊明無所敢辭術不納遂絕之建安二年因討內張炯

符命遂果僭號自稱仲家仲或作中以九江太守為淮南尹置公

卿百官郊祀天地乃遣使以竊號告呂布並為子聘布女

布執術使送許時獻帝在許術大怒遣其將張勳擊布大敗而

還術又率兵擊陳國誘殺其王寵及相駱俊曹操乃自征

之術聞大駭即走度淮留張勳橋蕤於蕪陽水經曰蕪水出江

元注云即斬山也西南流經斬山又南對蕪陽在大江亦謂之蕪陽口以拒操操擊破斬蕪而勲退走術

兵弱大將死衆情離叛加天旱歲荒士民凍餒江淮間相食殆盡時舒仲應為術沛相術以米十萬斛與為軍糧仲

應悉散以給飢民術聞怒陳兵將斬之仲應曰知當必死故為之耳寧可以一人之命救百姓於塗炭術下馬牽之

曰仲應足下獨欲享天下重名不與吾共之邪術雖矜名尚竒而天性驕肆尊已陵物及竊偽號淫侈滋甚騰御數

百無不兼羅純厭梁肉九州春秋曰司隸馬方女國邑也群亂揚州其罷給之曰將軍貴人有志節當特弟立夏秋必長見彰重馮氏以為然後見術輒垂涕術果以有心志益哀之諸婦因是共絞殺之縣之則深誠以為不得志而死也厚加殯斂焉自下飢困莫之簡卹於是資實空盡不能自

立四年夏乃燒宮室奔其部曲陳簡雷薄於鬪山鬪山也鬪音壽復為簡等所拒遂大困窮士卒散走憂懣不知所

為遂歸帝號於紹曰祿去漢室久矣天下提挈政在家門

豪雄角逐分割疆宇此與周末七國無異唯疆者兼之耳

袁氏受命當王符瑞炳然今君擁青真有四州青真人戶百萬

以疆則莫與爭大以位則無所比高曹操雖欲扶衰獎微安能續絕運起已滅乎謹歸大命君其興之紹陰然其計術

因欲北至青州從袁譚曹操使劉備徵之不得過復走還壽春六月至江亭坐簟牀而歎曰簟第也謂袁術無茵席也乃至是乎

因憤慨結病歐血死妻子依故史廬江太守劉勲魏志曰勲收視術女入孫權宮子曜仕吳為郎中

論曰天命符驗可得而見未可得而言也然大致受大福

者歸於信順乎易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順自天祐之夫事不以順雖疆

卷之三十五

孫策

川霍山縣也

復為簡等所拒遂大困窮士卒散走憂懣不知所

邪人與太祖有舊為孫策破後自歸太祖封列侯勲自

時與太祖有宿曰驕慢數犯法又誹謗遂免其官也

收視術女入孫權宮

子曜仕吳為郎中

論曰天命符驗可得而見未可得而言也然大致受大福

力廣謀不能得也謀不可得之事日失忠信變詐妄生矣
况復苟肆行之其以欺天乎雖假符僭稱歸將安所容哉
呂布字奉先五原九原人也以弓馬驍武給并其刺史丁
原為騎都尉屯河內以布為主簿其見親待靈帝崩原受
何進召將兵詣洛陽為執金吾會進敗董卓誘布殺原而
并其兵卓以布為騎都尉誓為父子其愛信之稍遷至中
郎將封都亭侯卓自知凶恣毒懷猜畏行止常以布自衛
嘗小失卓意卓拔手戰擲之布拳捷得免而改容頓謝卓
意亦解布由是陰怨於卓卓文使布守中閤而私與傅婢
情通益不自安因往見司徒王允自陳卓幾見殺之狀幾音祈
時允與尚書僕射士孫瑞密謀誅卓因以告布使為內應
布曰如父子何曰君自姓呂本非骨肉今憂死不暇何謂

父子擲戟之時豈有父子情也布遂許之乃於門刺殺卓
事已見卓傳允以布為奮威將軍假節儀同三司封溫侯
允既不赦涼州人猶是卓將李傕等遂相結還攻長安布
與傕戰敗乃將數百騎以卓頭繫馬鞍走出武關奔南陽
袁術待之甚厚布自恃殺卓有德袁氏遂恣兵鈔掠術患
之布不安復去從張楊於河內時李傕等購募求布急楊
下諸將皆欲圖之布懼謂楊曰與卿州里今見殺其功未
必多不如生賣布可大得傕等爵寵楊以為然有頃布得
走投袁紹紹與布繫張燕於常山燕精兵萬餘騎數千匹
布常御良馬號曰赤兔能馳城飛堊曹瞞傳曰時人語曰人與
布有呂布馬中有赤兔與
其健將成廉魏越等數十騎馳突燕陣一日或至三四皆
斬首而出連戰十餘日遂破燕軍布既恃其功更請封於

後漢書 卷之五
紹紹不許而將士多暴橫紹患之布不自安因求還洛陽
紹聽之承制使領司隸校尉遣壯士送布而陰使使殺之
布疑其圖已乃使人鼓箏於帳中潛自遁出夜中兵起而
留太守張邈遣使迎之相待甚厚臨別把臂言誓邈字孟
卓東平人少以俠聞初辟公府稍遷陳留太守董卓之亂
與曹操共舉義兵及袁紹為盟王有驕色邈正義責之紹
既怒邈且聞與布厚乃令曹操殺邈操不聽然邈心不自
安興平元年曹操東擊陶謙令其將武陽人陳宮屯東郡
典畧曰陳宮字公臺東郡人也剛直烈壯少與海內知名之士有
連結及天下亂始隨太祖後自疑乃從布為布畫策布每不從
宮因
說邈曰天下分崩雄傑並起君擁十萬之衆當四戰之地
陳邈也平四戰受報
故謂之四戰之地也

鄙乎今州軍東征其處空虚呂布壯士善戰無前迎之其
遽兗州觀天下形勢俟時事變通此亦從橫一時也邈從
之遂與弟超及宮等迎布為兗州牧據濮陽郡縣皆應之
曹操聞而引軍擊布累戰相持百餘日是時旱蝗少穀百
姓相食布移屯山陽二年間操復盡收諸城破布於鉅野
布東奔劉備邈詣袁術求救留超將家屬屯雍丘操圍超
數月屠之滅其三族邈未至壽春為其兵所害時劉備領
徐州居下邳與袁術相拒於淮上術欲引布擊備乃與布
書曰術舉兵詣闕未能屠裂董卓將軍誅卓為術報耻功
一也董卓殺隗及術兄基等男女二十餘人昔金元休南至封兵為曹操所敗典
曰元休名尚京兆人同郡韋休甫第五文休俱著名號為三休尚獻帝初
為兖州刺史東之郡而太祖已臨兖州尚依袁術術幣號欲以尚為太尉
不敢顯言私使諷之術亦不敢強將軍伐之令術復明目於遐邇功
也建安初尚逃還為術所害也

二也術生年以來不聞天下有劉備備乃舉兵與術對戰
憑將軍威靈得以破備功二也將軍有三大功在術術雖
不敏奉以死生將軍連年攻戰軍糧苦少今送米二十萬
斛非唯此止當駱驛復致凡所短長亦唯命布得書大悅
即勒兵襲下邳獲備妻子備敗走海西海西縣屬東海飢困
請降於布布又恚術運糧不復至乃具車馬迎備以為豫
州刺史遣屯小沛高祖本泗水郡沛縣人及得天下改泗水為沛郡小沛即沛縣布自號徐州牧術
懼布為已害為子求婚布復許之術遣將紀靈等步騎三
萬以攻備備求救於布諸將謂布曰將軍常欲殺劉備今
可假手於術布曰不然術若破備則北連太山吾為在術
圍中不得不救也便率步騎千餘馳往赴之靈等聞布至
皆歛兵而止布屯沛城外遣人招備并請靈等與其饗飲

布謂靈曰玄德布弟也為諸君所困故來救之布性不
合聞但喜解鬪耳乃令軍候植戟於營門布然顧曰請
君觀布射戟小支周禮考工記曰為戟傳二十內信之胡參之虞而
戰傍中者當各解兵不中可留決鬪布即一發正中戟支
靈等皆敬焉言將軍天威也明日復歡會然後各罷術遣韓
胤以僭號事告布因求迎婦布遣女隨之沛相陳珪恐術
報布成姻則徐揚合從為難未已於是往說布曰曹公奉
迎天子輔替國政將軍宜與協同策謀共存大計今與袁術
結姻必受不義之名將有累卵之危矣說苑曰晉靈公造九層
敢有諫者斬孫息求見靈公張弩操天見之謂之曰子欲諫邪孫息臣不
敢諫也臣能累十二博棋加九雞子於其上公曰吾未嘗見也子為寡人
作之孫息曰正顏色定志意以綦子置下加雞子其上左右皆息靈公曰
帝哉孫息曰復有危於此者公曰願復見之息曰九層之臺三年不成男
不得耕女不得織國用空虛戶口減少布亦素怨術而女已在徐

後漢書

卷之五

乃追還絕婚執胤送許曹操殺之陳珪欲使子登請曹操
布固不許會使至拜布為左將軍布大喜即聽登行并令
奉章謝恩登見曹操因陳布勇而無謀輕於去就宜早圖
之操曰布狼子野心誠難久養左傳曰伯石之生也叔向之母視非
之曰是豺狼之聲也狼子野心
卿莫究其情偽即增珪秩中二千石拜登廣陵太守臨別
操執登手曰東方之事便以相付今陰合部眾以為內應
始布因登求徐州牧不得登還布怒拔戟斫机曰卿父勸
吾協同曹操絕婚公路今吾所求無獲而卿父子並顯重
但為卿所賣耳登不為動容徐對之曰登見曹公言養將
軍譬如養虎當飽其肉不飽則將噬人公曰不如卿言譬
如養鷹為飢即為用飽則颺去其言如此布意乃解袁術怒
布殺韓胤遣其大將張勳橋蕤等與韓暹楊奉連執步騎

數萬七道攻布布時兵有三千馬四百匹懼其不敵謂陳
珪曰今致術軍卿之由也為之奈何珪曰暹奉與術卒合
之師耳卒音七謀無素定素定也不能相維子登策之比於
連雞執不俱棲戰國策曰秦惠王謂寒泉子曰蘇秦欺弊也欲以一
人之知反覆山東之君去諸侯之不可一猶連雞之
不能俱立可離也布用珪策與暹奉書曰一將軍親扶大駕
而布手殺董卓俱立功名當垂竹帛今袁術造逆宜共誅
討奈何與賊還來伐布可因今者同力破術為國除害建功
天下此時不可失也又許破術兵悉以軍資與之暹奉大
喜遂共擊勳等於下邳大破之生禽橋蕤餘眾潰走其所
殺傷墮水死者殆盡時太山臧霸等攻破莒城許布財幣
以相結而未及送乃自往求之其督將高順諫止英雄記曰
順為人
飲酒不受饋所將七百餘兵號為千人名
陷陣營布後疏順奪順所將兵亦無恨意也曰將軍威名宣播遠近

所畏何求不得而自行求賂萬一不剋豈不損邪布不從
既至莒霸等不測徃意固守拒之無獲而還順為人清白
有威嚴少言辭將衆整齊每戰必剋布性決易所為無常
順每諫曰將軍舉動不肯詳思忽有失得動輒言誤誤事
豈可數乎布知其忠而不能從建安二年布遂復從袁術
遣順攻劉備於沛破之曹操遣夏侯惇救備魏志曰夏侯惇字元讓沛國譙人年二十四就師學人有辱其師者惇殺之後從征呂布為流矢傷左目領陳留濟陰太守加建武將軍太祖常同輿載特見親重出入卧內諸將莫之比
為順所敗操乃自將擊布至下邳城下遺布書為陳禍福
布欲降而陳宮等自以負罪於操深沮其計而謂布曰曹
公遠來執不能久將軍若以步騎出屯於外宮將餘衆閉
守於內若向將軍宮引兵而攻其背若但攻城則將軍救
於外不過旬月軍食畢盡擊之可破也布然之布妻曰昔

曹氏待公臺如赤子猶舍而歸我今將軍厚公臺不過於
曹氏而欲委全城捐妻子孤軍遠出乎若一旦有變妾豈得
為將軍妻哉布乃止而潛遣人求救於袁術自將千餘騎
出戰敗走還保城不敢出術亦不能救曹操漸圍之雍沂
泗以灌其城三月上下離心其將侯成使客救其名馬而
客策之以叛成追客得馬諸將合禮以賀成成分酒肉先
入諸布而言曰蒙將軍威靈得所亡馬諸將齊賀未敢嘗
也故先以奉貢布怒曰布禁酒而卿等醞釀為欲因酒共
謀布邪成忿懼乃與諸將共執陳宮高順率其衆降布與
麾下登白門樓宋武北征記曰下邳城有一重城之門周四里口布所守也魏武禽布於白門白門大城之門也鄴元水經注曰南門謂之白門樓武禽陳宮於此兵圍之急令左右取其首請操左右不忍乃
下降布見操曰今日已徃天下定矣操曰何以言之布曰明

公之所患不過於布今已服矣今布將騎明公將步天下
不足定也顧謂劉備曰玄德卿為坐上客我為降虜繩縛
我急獨不可一言邪操笑曰縛虎不得不急乃命緩布縛
劉備曰不可明公不見呂布事丁建陽董大師乎操頷之
杜預注左傳曰頷
推頭也宮五威反布目備曰大耳兒最巨信蜀志曰備顧
自見其耳操謂陳
宮曰公臺平生自謂智有餘今意何如宮指布曰是子不
用宮言以至於此若見從未可量也操又曰奈卿老母何
言曰老母在公不在宮也夫以孝理天下者不害人之親
操復曰奈卿妻子何宮曰宮聞霸王之主不絕人之祀左傳
有三亡國固請就刑遂出不顧操為之泣涕布及宮順皆縊
殺之傳首許市

贊曰馬作庸牧以希後福王莽改益
州曰庸即曷云是荷地隨身逐

術既叨貪布亦翻覆

馬表術呂布列傳第六十五

衛任王秦王許孟第五劉劉仇童列傳第六十六循吏

後漢書七十六

葉范曉譚唐章懷太子賢注明汪文盛高澂傳汝舟校

初光武長於民間頗達情偽左傳楚子曰晉疾之外十九年矣人之情偽盡知之矣見稼

穡艱難百姓病害至天下已定務用安靜解王莽之繁密

還漢世之輕法前書曰莽春夏斬人於市一家鑄錢保伍人沒入為官奴婢男子檻車女子步鐵鎖琅璫其頸愁苦死者

十七八輕法謂高祖約法三章孝文除肉刑也身衣大練色無重綵耳不聽鄭衛之音

手不持珠王之玩官房無私愛左右無偏恩建武十三年

異國有獻名馬者日行千里又進寶劍賈兼百金詔以馬

駕鼓車劍賜騎士損上林池籞之官廢騁望弋獵之事其

以手迹賜方國者皆一札十行細書成文說文曰札牒也勤約之風

行于上下數引公卿即將列于禁坐禁坐猶御坐也廣求民瘼觀納

多卷六十一
列傳六十六

風謠故能內外匪懈百姓寬息日臨宰邦邑者競能其官
若杜詩守南陽號為杜母任延錫光移變邊俗斯其績用
之最章章者也章章明也前書班固曰章章尤著者也又第五倫宋均之徒亦足

有可稱談然建武永平之間吏事刻深亟以謠言單辭轉
易守長故朱浮數上諫書箴切峻政鍾離意等亦規諷啟

勤以長者為言而不能得也時明帝被編察好以耳目隱發為明又引杖撞即朝廷疎深爭為苛刻唯

善績者往往不絕如魯恭吳祐劉寬及潁川四長謂荀淑為

寵委任賢良而職事自理王堂任陳蕃應嗣陳寵任王渙鐔顯也斯皆可以感

物而行化也邊鳳延篤先後為京兆尹時人以輩前世趙
張張漢張謂張張也又王渙任峻之為洛陽令明發姦伏吏

禁止然導德齊禮有所未克亦一時之良能也今綴集殊
聞顯迹以為循吏篇云

衛颯字子產颯音河內脩武人也家貧好學問隨師無糧常

傭以自給王莽時仕郡歷州宰建武二年辟大司徒鄧禹

府舉能案劇除侍御史襄城令政有名迹遷桂陽太守郡

與交州接境頗染其俗不知禮則颯下車修庠序之教設

婚姻之禮暮年間邦俗從化先是含涇涇陽曲江三縣越

之故地含涇故城在今廣州含涇縣東涇陽今廣州縣也曲江韶州縣也武帝平之內屬桂陽民

居深山濱溪谷習其風土不出田租去郡遠者或且千里
吏事往來輒發民乘船名曰傳役每一吏出徭及數家百
姓苦之颯乃鑿山通道五百餘里列亭傳置郵驛於是後
省勞息姦吏杜絕流民稍還漸成聚邑使輸租賦同之平

民又耒陽縣山鐵石續漢志耒陽縣有鐵官也佗郡民庶常依因聚會私

為冶鑄遂招來亡命多致姦盜颯乃上起鐵官罷斥私鑄

歲所增入五百餘萬颯理郵民事居官如家其所施政莫

不合於物宜視事十年郡內清理二十五年徵還光武欲

以為少府會颯被疾不能拜起東觀記曰颯到即引見賜食於前從吏二人賜冠幘錢入五千也

勅以桂陽太守歸家須後詔書須待也居二歲載病詣闕自

陳困篤乃收印綬賜錢十萬後卒于家南陽茨克代颯為

桂陽東觀記曰克字子河宛人也初舉孝廉之京師同侶馬死克到亦前亭輒舍車持馬還相迎御里號之曰一馬兩車茨子河也

善其政教民殖桑柘麻紵之屬禮記曰禁人無伐桑柘鄭玄注云變蠶食也勸令

養蠶織屨民得利益焉東觀記曰元和荆州刺史上言臣行部入長沙界觀者皆徒跣臣問御佐曰人無履亦苦之否御佐對曰十二月盛寒時並多割裂血出燃火燎之春溫或臘漬建武中桂陽太守茨克教人種桑蠶人得其利至今江南頗知桑蠶織履皆克之化也

任延字長孫南陽宛人也年十二為諸生學於長安明詩

易春秋顯名大學學中號為任聖童值倉卒避兵之隴西

時隗囂已據四郡遣使請延延不應更始元年以延為大

司馬屬拜會稽都尉時年十九迎官驚其壯壯少也及到靜泊

無為唯先遣饋禮祠延陵季子季子吳王壽夢之少子札也封於延陵也時天下新

定道路未通避亂江南者皆未還中土會稽頗稱多士延

到皆聘請高行如董子儀嚴子陵等敬待之以師友之禮

掾吏貧者輒分奉祿以賑給之省諸卒令耕公田以周窮

急每時行縣輒使慰勉孝子就餐飯之飯音待吳有龍丘長

者隱居太末太末縣屬會稽郡今婺州龍丘縣也東陽記云秦時改為太末有龍丘山在東有九石特秀色丹雘望如蓮華長之

志不降辱王莽時四輔三公連辟不到四輔謂太師太傅國師國將三公謂大司馬司徒司空也並莽時官見前書也掾吏白請召之延曰龍丘先生

隱處有一巖穴如窻

隙中有石牀可寢處

徒司空也並莽時官見前書也

掾吏白請召之延曰龍丘先生

隱處有一巖穴如窻

隙中有石牀可寢處

徒司空也並莽時官見前書也

船德履義有原憲伯夷之節

原憲孔子弟子魯人也子貢結駟連

貢伯夷孤竹君之子讓其國餓死於首陽山也

都尉埽洒其門猶懼辱焉召之不可遣

功曹奉謁修書記致醫藥吏使相望於道積一歲長乃乘

輦詣府門願得先死備錄

請編名錄於郡職也

延辭讓再三遂署議曹

祭酒長尋病卒延自臨殯不朝三日是以郡中賢士大夫

爭往官馬建武初延上書願乞骸骨歸拜王庭詔徵為九

真太守光武引見賜馬雜繒令妻子留洛陽九真俗以駮

獵為業不知牛耕

東觀漢記曰九真俗燒草種田前書曰搜粟都尉趙過教人牛耕也

民常告糴交

趾每致困乏延乃令鑄作田器教之墾闢田疇歲歲開廣

百姓充給又駭越之民無嫁娶禮法各因淫好無適對匹

適音丁不識父子之性夫婦之道延乃移書屬縣各使男年

二十至五十女年十五至四十皆以年齒相配其有無禮

在廷

娉令長吏以下各省奉祿以賑助之同時相聚者二千餘

人是歲風雨順節穀稼豐衍其產子者始知種姓咸田使

我有是子者任君也多名子為任於是徼外蠻夷夜郎等

慕義保塞延遂止罷偵候戍卒

偵伺也音丑收反

初平帝時漢中錫

光為交趾太守教導民夷漸以禮義化聲侔於延

侔等也

王

莽末閉境拒守建武初遣使貢獻封鹽水侯領南華風始

於二守焉延視事四年徵詣洛陽以病稽留左轉睢陽令

九真吏人生為立祠拜武威太守帝親見戒之曰善事上

官無失名譽延對曰臣聞忠臣不私私臣不忠履正奉公

臣子之節上下雷同非陛下之福善事上官臣不敢奉詔

帝歎息曰卿言是也既之武威時將兵長史田緝郡之大

姓其子弟賓客為人暴害延收緝繫之父子賓客伏法者

姓其子弟賓客為人暴害延收緝繫之父子賓客伏法者

五六人糾少子尚乃聚會輕薄數百人自號將軍夜來攻郡延耶發兵破之自是威行境內吏民累息累息郡北當匈奴南接種羗民畏寇抄多廢田業延到選集武略之士千人明其賞罰令將雜種胡騎休屠黃石屯據要害黃石雜種也其有警急逆擊追討虜恒多殘傷遂絕不敢出河西舊少兩澤乃為置水官吏修理溝渠皆蒙其利又造立校官校官自掾吏子孫皆令詣學受業復其徭役章句既通悉顯拔榮進之郡遂有儒雅之士後坐擅誅羗不先上左轉召陵令顯宗即位拜潁川太守永平二年徵會辟雍因以為河內太守視事九年病卒少子愷官至太常

王景字仲通樂浪誦耶人也

誦音諾甘反耶音下甘反縣名

八世祖仲本琅邪不其人好道術明天文諸呂作亂齊哀王襄謀發兵而

數問於仲及濟北王興居反欲委兵師仲襄及興居並高祖孫齊悼惠王此之子也仲懼禍及乃浮海東奔樂浪山中因而家焉父闕為郡三老更始敗土人王調殺郡守劉憲自稱大將軍樂浪太守建武六年光武遣太守王遵將兵擊之至遼東闕與決曹史楊邑等共殺調迎遵皆封為列侯闕獨讓爵帝奇而徵之道病卒景少學易遂廣闕眾書又好天文術數之事沈深多伎藝辟司空伏恭府時有薦景能理水者顯宗詔與將作謁者王吳共修作浚儀渠吳用景塢流法水乃不復為害初平帝時河汴決壞未及得修建武十年陽武令張汜上言河決積久日月侵毀濟渠所漂數十許縣濟水出今縣西北東流經溫縣入河度河東南入鄭州又東入滑曹鄆濟修理之濟水出今縣西北東流經溫縣入河度河東南入鄭州又東入滑曹鄆濟費其功不難且改脩堤防以安百姓書奏光武即為發卒

方營河功而浚儀令樂後復上言昔元光之間武帝人庶熾

盛緣隄墾殖而瓠子河决尚二十餘年不即擁塞瓠子堤在今滑州白

未脩理其患猶可且新被兵革方興力役勞怨既多民不

堪命宜須平靜更議其事光武得此遂止後汴渠東侵日

月彌廣而水門故處皆在河中兗豫百姓怨歎以為縣官

恒興佗役不先民急永平十二年議修汴渠乃引見景問

以理水形便景陳其利害應對敏給帝善之又以葺修浚

儀功業有成乃賜景山海經河渠書山海經禹所作河渠書太史公史記也禹貢

圖及錢帛衣物夏遂發卒數十萬遣景與王吳脩渠築隄

自滎陽東至千乘海口千餘里景乃商度地勢鑿山阜破

砥績尚書曰原隰底績注底致也績功也言被禹所致功之處也或云砥績山名也直截溝澗防遏衝要

七十

踈决雍積十里立一水門令更相洄注爾雅曰洄流而七月無

復潰涌之患景雖簡省役費然猶以百億計億也明年夏

渠成帝親自巡行詔濱河郡國置河堤負吏如西京舊制

十三州制曰成帝時河堤大壞汎濫青徐兗豫四州各編乃以松樹王延代領河堤謁者秩千石或各其官為護都水使者中典以三府掾屬為之

景由是知名王吳及諸從事掾史皆增秩一等景三遷為

侍御史十五年從駕東巡狩至無鹽帝美其功績拜河堤

謁者賜車馬縑錢建初七年遷徐州刺史先是杜陵杜篤

奏上論遷都欲令車駕遷還長安者老聞者皆動懷土之

心莫不眷然佇立西望景以宮廟已立恐人情疑惑會時

有神雀諸瑞章帝時有神雀鳳皇乃作金人論頌洛邑之美

天人之符文有可採明年遷廬江太守先是百姓不知牛

耕致地力有餘而食常不足郡界有楚相孫叔敖所起芍

陂稻田

陂在今壽州安豐縣東陂徑百里灌田萬頃焉

景乃驅率吏民修起蕪廢教

用犁耕由是陂田倍多境內豐給遂銘石刻誓令民知常

禁又訓令督織為作法制皆著于鄉亭廬江傳其文辭卒

於官初景以為六經所載皆有卜筮作事舉止質於著龜

而衆書錯糅吉凶相反乃參紀衆家數術文書家宅禁忌

莽送宅之法若堪輿日相之屬前書純文志世與金匱十四卷詩慎黃帝青鳥之書也堪輿日相之屬云堪天道也輿地道也日相謂日辰

王相之法也適於事用者集為大衍玄基云

秦彭字伯平扶風茂陵人也自漢興之後世位相承六世

祖龍表為潁川太守與群從同時為二千石者五人故三輔

號曰萬石秦氏彭同產女弟顯宗時入掖庭為貴人有寵

永平七年以彭貴人兄隨四姓小侯擢為開陽城門侯

續漢志城門侯一人六百石城南面東頭第一門也漢官儀云開陽門始成未有十名後有一社來止樓上琅邪開陽縣上言南門一柱飛去因以名門也

五年拜騎都尉副駙馬都尉耿秉北征匈奴建初元年遷

山陽太守以禮訓人不任刑罰崇好儒雅敦明庠序每春

秋饗食賦輒修升降揖讓之儀乃為人設四誠以定六親長

幼之禮六親謂父子兄弟夫婦也有遵奉教化者擢為鄉三老常以八月

致酒肉以勸勉之吏有過咎罷遣而已不加耻辱百姓懷

愛莫有欺犯興起稻田數千頃每於農月親度頃畝分別

肥瘠差為三品各立文簿藏之鄉縣於是姦吏跼踖無所

容詐彭乃上言宜令天下齊同其制詔書以其所立條式

班令三府並下州郡在職六年轉潁川太守仍有鳳皇騏

驎嘉禾甘露之瑞集其郡境肅宗巡行再幸潁川輒賞賜

錢穀恩寵甚異章和二年卒彭弟惇襲並為駙聲校尉

王渙字稚子廣漢郵人也郵縣故城在今梓州郵縣西南也父順安定太守

漢少好俠尚氣力數通剽輕少年剽劫晚而改節敦儒學
習尚書讀律令略舉大義為太守陳寵功曹當職割斷不
避豪右寵風聲大行入為大司農和帝問曰在郡何以為
理寵頓首謝曰臣任功曹王漢以簡賢選能主簿鍾顯拾
遺補闕臣奉宣詔書而已帝大悅漢由此顯名州舉茂才
除溫令縣多姦猾積為人患漢以方略討擊悉誅之境內
清夷商人露宿於道其有放牛者輒云以屬稚子終無侵
犯在溫三年遷兗州刺史繩正部郡繩直風威大行後坐
考妖言不實論歲餘徵拜侍御史永元十五年從駕南巡
還為洛陽令以平正居身得寬猛之宜其冤嫌必訟歷政
所不斷法理所難平者莫不曲盡情詐壓塞群疑又能以
講數發摘姦伏諷詐也京師稱歎以為漢有神筭神筭若元

興元年病卒百姓市道莫不咨嗟男女老壯皆相與賦歎

致奠醑以千數醑音張芮反說文曰祭酌也漢喪西歸道經弘農民庶皆

設般水按於路吏問其故咸言平常持米到洛為卒司所鈔

也鈔掠恒亡其半自王君在事不見侵枉故來報恩其政化懷

物如此民思其德為立祠安陽亭西每食輒弦歌而薦之

古樂府歌曰孝和帝在時洛陽令王君本自益州廣漢蜀人少行官學通

五經論明知法令歷代衣冠從溫補洛陽令化行致賢外行猛政內懷慈

仁移惡子姓名五篇著里端無妄發賦念在理冤清身苦體宿夜勞勤化

有能名遠近所聞天年不遂早就奄昏為君作祠安陽亭西欲令後代莫

不稱求初二年鄧太后詔曰夫忠良之吏國家所以為理也

求之甚勤得之至寡故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昔大司朱

邑前書曰邑字仲卿廬江舒人為北海太守以理行第一入為大司農

性公正不可交以私天子器之朝廷敬焉神爵元年卒宣帝下詔賜

其子黃金百斤奉其祭祀右扶風尹翁歸前書云翁歸字子兒河東平陽人拜東

卒宣帝制詔御史右扶風翁歸廉平嚮正早天不政迹茂異令名顯

遂朕甚憐之其賜翁歸子黃金百斤以奉其祭祀

聞孝宣皇帝嘉歎愍惜而以黃金百斤策賜其子故洛陽

令王渙秉清脩之節蹈羔羊之義韓詩羔羊曰羔羊之皮素絲五純薛君章句曰小者曰羔

大者曰羊素喻潔白絲喻屈柔純數名也詩人賢仕為大盡心奉公

夫者言其德能稱有潔白之性屈柔之行進退有度數也務在惠民功業未遂不幸早世百姓追思為之立祠自非

忠愛之至孰能若斯者乎今以渙子石為郎中以勸勞勤

延熹中桓帝事黃老道悉毀諸房祀唯特詔密縣存故太

傅卓茂廟洛陽留王渙祠焉顯後亦知名安帝時為豫

州刺史時天下飢荒競為盜賊州界收捕且萬餘人顯愍

其困窮自陷刑辟輒擅赦之因自劾奏有詔勿理後位至

長樂衛尉自渙卒後連詔三公特選洛陽令皆不稱職求

平中以劇令勃海任峻捕之劇縣名屬北海郡也峻擢用文武吏皆盡

其能糾剔姦盜不得旋踵左傳天王策命晉文侯曰然逃王一歲

於大山太守

許荆字少張謝承書曰荆字子張家貧為吏無會稽陽羨人也陽羨

在今常州祖父武太守第五倫舉為孝廉武以二弟晏普未

顯欲令成名乃請之曰禮有分異之義家有別居之道儀禮

子一體也夫婦一體也昆弟一體也故父子手足也夫婦判合也昆弟四

體也昆弟之義無分焉而有分者則避子之私也子不私其父則不成為

子故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異居於是共割財產以為三

分武自取肥田廣宅奴婢彊者二弟所得並悉劣少鄉人

皆稱弟克讓而鄙武貪婪晏等以此並得選舉武乃會宗

親泣曰吾為兄不肖盜聲竊位二弟年長未豫榮祿所以

求得分財自取大譏今理產所增三倍於前悉以推二弟

一無所留於是郡中翕然遠近稱之位至長樂少府荆少

為郡吏兄子世嘗報讎殺人怨者操兵攻之荆聞乃出門
逆怨者跪而言曰世前無狀相犯咎皆在荆不能訓導兄
既早沒一子為嗣如今死者傷其城絕願殺身代之怨家
扶荆起曰許掾郡中稱賢吾何敢相侵因遂委去荆名譽
益著太守黃競舉孝廉和帝時稍遷桂陽太守郡濱南州
風俗脆薄脆薄猶輕薄也不識學義荆為設喪紀婚姻制度使知禮
禁嘗行春到耒陽縣人有蔣均者兄弟爭財互相言訟荆
對之歎曰吾荷國重任而教化不行咎在太守乃顧使吏
上書陳狀乞誦廷尉均兄弟感悔各求受罪謙承書曰荆人
供養者十有餘人也在事十二年父老稱歌以病自上徵拜
太尉

孟嘗字伯周會稽上虞人也其先三世為郡吏並伏節死
難嘗少脩操行仕郡為戶曹史上虞有寡婦至孝養姑姑
年老壽終夫女弟先懷嫌忌乃誣婦狀苦供養加鳩其母
列訟縣庭郡不加尋察遂結竟其罪嘗先知枉狀備言之
於太守太守不為理嘗哀泣外門因謝病去婦竟冤死自
是郡中連旱二年禱請無所獲後太守殷丹到官訪問其
故嘗詣府具陳寡婦冤誣之事因曰昔東海孝婦感天致
旱于公一言甘澤時降解見履謂傳也宜戮訟者以謝冤魂庶幽
枉獲申時雨可期丹從之即刑訟女而祭婦墓天應澍雨
穀稼以登嘗後第孝廉舉茂才拜徐令州郡表其能遷合
浦太守郡不產穀實而海出珠寶與交趾比境常通商販
貨糴糧食也先時宰守並多貪負穢詭人探求不知紀極

也龍青珠遂漸徙於交阯郡界於是行旅不至人物無貧者

死餓於道嘗到官革易前敝求民病利人所病苦及利益之事也曾未踰

歲去珠復還百姓皆及其業尚債流通稱為神明以病自

上被徵當還吏民攀車請之嘗既不得進乃載鄉民船夜

遁去隱處窮澤身自耕傭鄰縣士民慕其德就居止者百

餘家桓帝時尚書同郡楊喬上書薦嘗曰謝承書曰喬字聖

不蒙察區區破心徒然而已嘗安仁弘義耽樂道德清行

出俗能幹絕羣前更守宰移風政政去珠復還飢民蒙活

且南海多珍財產易積掌握之內價盈兼金而嘗單身謝

病躬耕龍次匿景藏采不揚華藻實羽翮之美用非徒腹

背之毛也說苑曰捕簡子游於西河而樂之數曰安得賢士而與處焉

背之毛也由人古桑曰此是吾君不好之也簡子曰吾聞左右客千人

朝食不足暮收市征暮食不足朝收市征吾可謂不好士乎古桑曰

高飛遠翔其所恃者六翮也背上之毛腹下之毛無尺寸之數加之尚能

飛不能為之益高不知門下左右客千人者六翮

之用乎將盡毛毳也新序云晉平公餘並同也而沈淪草莽好爵

莫及易曰我有好爵廊廟之寶棄於溝渠尚書頤命曰亦刀大訓

夷王天球河圖在東序周禮大宗伯曰天府且年歲有訖桑榆行盡

物以遠至為珍若珠翠士以稀見為貴榘木根低輪困離奇朽株為萬乘

用者左右為之容耳前書鄒陽曰蟠木根低輪困離奇王者取士

宜拔衆之所貴臣以斗筲之姿趨日月之側日月喻人君也易

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貴思立微節不敢苟私鄉曲竊感禽息亡身進賢

禽息秦大夫薦百里奚而不見納繆公出當車以頭擊門腦乃播山曰臣

生無補於國不如死也繆公感悟而用百里奚秦以大化見韓詩外傳

嘗竟不見用年七十卒于家

第五訪字仲謀京兆長陵人司空倫之族孫也少孤貧常

第五訪字仲謀京兆長陵人司空倫之族孫也少孤貧常

第五訪字仲謀京兆長陵人司空倫之族孫也少孤貧常

備耕以養兄嫂有閑暇則以學文文謂道藝者也仕郡為功曹察孝

廉補新都令新都縣屬蜀郡故城在今益州新都縣東政平化行三年之間鄰縣

歸之戶口十倍遷張掖太守歲飢粟石數千訪乃開倉賑

給以救其敝吏懼謹謹責也爭欲上言訪曰若上須報是棄

民也上音時掌反須待也太守樂以一身救百姓遂出穀賦入順帝璽

書嘉之由是一郡得全歲餘官民並豐界無女效遂遷南陽

太守去官拜護羌校尉邊境服其威信卒於官

劉矩字叔方沛國蕭人也叔父光順帝時為司徒矩少有

高節以叔父遼未得仕進遂絕州郡之命太尉朱寵太傅

桓焉嘉其志義故叔遼以此為諸公所辟拜議郎矩乃舉

孝廉稍遷雍丘令以禮讓化之其無孝義者皆感悟自革

民有爭訟矩常引之於前提耳訓告毛詩曰匪面命之言提其耳以為念

後漢書

志可忍縣官不可入使歸更尋思訟者感之輒各罷去其

有路得遺者皆推尋其主在縣四年以母憂去官後太尉

胡廣舉矩賢良方正四遷為尚書令矩性亮直不能諧附

貴執以是失大將軍梁冀意出為常山相以疾去官特冀

妻兄孫祉為沛相矩懼為所害不敢還鄉里乃投彭城友

人家歲餘冀意少悟乃止補從事中郎復為尚書令遷宗

正太常延熹四年代黃瓊為太尉瓊復為司空矩與瓊及

司徒种暲同心輔政號為賢相時連有災異司隸校尉以

劾三公尚書朱穆上疏稱矩等良輔及言殷湯高宗不罪

臣下之義尚書湯誥余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萬方有罪在余一人尚書高宗誡傅說曰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帝不

省竟以蠻夷反叛免後復拜太中大夫靈帝初代周景為

太尉矩再為上公所辟召皆名儒宿德不與諸郡交通順

後漢書

列傳六

三

辭默諫順辭不忤旨默多見省用復以日食免因乞骸骨卒

於家

劉寵字祖榮東萊牟平人齊悼惠王之後也悼惠王肥高祖子也悼惠

王子孝王將閭將閭少子封牟平侯子孫家焉父不博學

號為通儒寵少受父業以明經舉孝廉除東平陵令東平陵縣名屬

濟南郡也以仁惠為吏民所愛母疾棄官去百姓將送塞道車不

得進乃輕服道歸後四遷為豫章太守又三遷拜會稽太

守山民愿朴乃有白首不入市井者愿謹也風俗通曰俗說市

當於井上先濯乃到市也謹案春秋井田記入年三十受田百畝以食五

口五口為一戶父母妻子也公田十畝廬告五畝成田一頃十五畝八家

而九頃二十畝共為一井廬舍在內責人地公田次之重公也私田在外

賤私也井田之義一曰無洩地氣二曰無遺民一家三日同風俗四曰合巧

拙五曰通財貨因井為市頗為官吏所摻寵簡除煩苛禁察非

法郡中大化徵為將作大匠山陰縣有五六老叟危眉皓

髮危雅也老若眉雅白黑也自若邪山谷間出若邪在今越州會稽縣東南也入齋百錢以送

寵寵勞之曰父老何自苦對曰山谷鄙生未嘗識郡朝它

守時吏發求民間至夜不絕或狗吠竟夕民不得安自明

府下車以來狗不夜吠民不見吏年老遭值聖明今聞當

見棄去故自扶奉送寵曰吾政何能及公言邪勤苦父老

為人選一大錢受之轉為宗正大鴻臚延熹四年代黃瓊

為司空以陰霧愆陽免項之拜將作大匠復為宗正建寧

元年代王暢為司空頗遷司徒太尉二年以日食策免歸

鄉里寵前後歷宰二郡累登卿相而准約省素家無貨積

嘗出京師欲息亭舍亭吏止之曰整頓洒埽以待劉公不

可得也寵無言而去時人稱其長者以老病卒于家弟方

官至山陽太守方有二子岱字公山繇字正禮兄弟齊名

後漢書卷之六

稱吳志曰平原陶丘洪薦繇欲令舉茂才刺史曰前年舉公山奈何復舉正禮弘曰若使明君用公山於前權正禮於後所謂御二龍於長

里不亦可乎金聘騏驎於千里不亦可乎董卓入洛陽岱從侍中出為兗州刺史虛已

愛物為士人所附初平三年青州黃巾賊入兗州殺任城

相鄭遂轉入東平岱擊之戰死與平中繇為揚州牧振威

將軍時袁術據淮南繇乃移居曲阿值中國喪亂士友多

南奔繇攜接收養與同優劇甚得名稱袁術遣孫策攻破

繇因奔豫章病卒

仇覽字李智一名香陳留考城人也續漢志考城故舊陳留風俗傳曰章帝惡其名改為

也少為書生淳默鄉里無知者年四十縣召補吏選為蒲

亭長勸人生業為制科令至於果菜為限雞豕有數農事

既畢乃令子弟群居還就黌學其剽輕游恣者皆役以出

祭嚴設科罰躬助喪事賑郵窮寡暮年捕大化覽初到亭

人有陳元者獨與母居而母誚覽告元不孝覽驚曰吾近

日過舍廬葺整頓廣惟曰密居也案今人謂除為空洛也耕耘以時此非惡人當是

教化未及至耳毋守寡養孤苦身投老奈何肆忿於一朝

欲致子以不義乎母聞感悔涕泣而去覽乃親到元家與

其母子飲因為陳入倫孝行譬以禍福之言元卒成孝子

謝承書曰覽為縣陽遂亭長好行教化人陳元凶惡不孝其母誚覽言元覽呼元謂責元以子道與一卷孝經使誦讀之元深改悔每牀下謝罪

曰元少孤為母所驕諂曰孤情獨乳驕子焉母乞令自改母子更相向泣於是元遂脩孝道後成佳士也鄉邑為之諺曰

父母何在在我庭化我鳴臬哺所生鳴臬即鴉也時考城令河

內王渙政尚嚴猛聞覽以德化人署為主簿謂覽曰主簿

聞陳元之過不罪而化之得無少鷹鷂之志邪左傳季孫行父曰見無禮

之如鷹鷂覽曰以為鷹鷂不若鷦鷯鳳渙謝遣曰枳棘非

所棲百里豈大賢之路時渙為縣令故自稱百里也今日太學曳長

尾

尾

尾

尾

尾

尾

尾

尾

尾

名譽皆主簿後耳以一月奉為咨勉卒景行也卒然臨見
學時諸生同郡符融有高名與覽比字賓客盈室覽
自守不與融言融觀其容止心獨奇之乃謂曰與先生
同郡壤鄰房牖今京師英雄四集志士交結之秋雖務經
學守之何固覽乃正色曰天子脩設太學豈但使人游談
其中高揖而去不復與言後融以告郭林宗林宗因與融
齎刺就房謁之遂請留宿林宗嗟歎下牀為拜覽學畢歸
鄉里州郡並請皆以疾辭雖在宴居宴安也論語曰子之宴居必以禮自
整妻子有過輒免冠自責妻子庭謝候覽冠乃敢升堂家
人莫見喜怒聲色之異後徵方正遇疾而卒三子皆有文
才少子玄最知名

童恢字漢宗謝承書童作琅邪姑幕人也姑幕故城在今密父
州宮縣東北也

仲玉遭世凶荒傾家賑卹九族鄉里賴全者以百數
早卒恢少仕州郡為吏司徒楊賜聞其執法廉平乃辟之
及賜被劾當免掾屬悉投刺去恢獨詣闕爭之及得理掾
屬悉歸府恢杖策而逝由是論者歸美復辟公府除不其
令吏人有犯違禁法輒隨方曉示若吏稱其職人行善事
者皆賜以酒肴之禮以勸勵之耕織種收皆有條章一境
清靜牢獄連年無囚比縣流入歸化徙居二萬餘戶民嘗
為虎所害乃設檻捕之生獲二虎恢聞而出覽虎曰天生
萬物唯人為貴虎狼當食六畜杜預注左傳云六畜馬牛羊豕犬雞也而殘暴於
人王法殺人者死傷人則論法汝若是殺人者當垂頭服
罪自知非者當號呼稱冤一虎低頭閉目狀如震懼即時
殺之其一視恢嗚吼踴躍自奮遂令放釋吏人為之歌頌

青州舉尤異遷丹陽太守暴疾而卒弟翊字漢文名高於
恢宰府先辟之翊陽喑不肯仕喑疾不能言也及恢被命乃就孝廉
除須昌長化有異政吏入生為立碑聞舉將喪棄官歸後
舉茂才不就卒於家

贊曰政畏張急韓詩外傳曰水濁則魚噞今苛則人亂理國者譬若

也理善亨鮮老子曰理大國推忠以及眾度自蠲推忠恕以及

除一夫得情千室鳴弦一夫謂守長也千室謂黎庶言上得懷我

風愛永載遺賢沈約宋書載畢與其姪及甥書論撰書之意曰吾觀

著述及評論殆少可得意者班氏最有高名既任情無例不可甲乙博瞻
可不及之整理未必愧也吾維傳論皆有精意深旨至於循吏已下及六
夷諸序論筆勢縱放實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減過秦篇豈北方
班氏所作非但不愧收而已又欲因事發論以正一代得失復不果贊自
是吾文之傑思殆無一字空設此書行故應有賞音者紀傳例為舉其大
畧耳諸細意甚多自宜體大而思精未有此也恐俗人不能盡之多置苦
感今所以稱
情狂言耳

循吏傳第六十六終

董璆李周黃陽王列傳第六十七酷吏 後漢書七十七

南宋范曄撰唐李懷太子賢注明文盛高潛傳汝舟校

漢承戰國餘烈多豪猾之民其兼并者則陵橫邦邑桀健

者則椎張閭里張音胡孟反且宰守曠遠戶口殷大前書曰成

二百二十三萬三千六百五十九萬故臨民之職專事威斷族

滅姦軌先行後聞後聞奏也肆情剛烈成其不撓之威撓屈也

成為濟南都尉而郵都為守始前數郡尉步入府因吏竭守如縣令達衆

用已表其難測之智前書嚴延年為河南太守殺人所謂當死者一

意深至於重文橫入為究窮怒之所遷及者亦何可勝言重橫猶

任也窮極也言遷故乃積骸滿穿漂血十里穿穴也前書尹賞守長

安中輕薄少年惡子無市藉商販作務而鮮衣凶服者得數百人盡以次

河內太守捕郡中豪猾論罪流五十餘里也致溫舒有虎冠之吏溫

舒為中尉窮案發猾盡糜爛獄中其瓜牙延年受屠伯之名豈虛

也哉前書嚴延年為河南太守所誅殺四萬餘人若其揣挫強執摧

勒公卿碎裂頭腦而不顧亦為壯也前書齊南朝氏宗人三百

郵部為濟南守至則誅朝氏首惡部中路不拾遺部後竟坐斬又趙廣漢

為京兆尹侵犯貴戚大臣將吏卒入丞相魏相府召其夫人疏庭下受辭

責以殺婢事司直蕭望之劾奏廣漢權辱人至自中興以後科網稍

密吏人之嚴害者方於前世省矣而闍人親姪侵虐天下

爾雅曰兩婿相謂曰姪至使陽球磔王甫之屍張儉剖曹節之墓若此

之類雖馱快衆憤亦云酷矣儉知名故附黨人篇劉淑李膺等傳也

董宣字少平陳留圉人也初為司徒侯霸所辟舉高第累

遷北海相到官以大姓公孫丹為五官掾丹新造居宅而

卜工以為當有死者丹乃令其子殺道行人置屍舍內以

塞其咎宣知即收丹父子殺之丹宗族親黨三十餘人操

兵詣府稱冤叫號宣以丹前附王莽慮交通海賊乃悉收

繫劇獄劇縣之獄使門下書佐水丘岑盡殺之姓水丘各岑也青州以其

多監奏宣考岑宣坐徵前廷尉在獄晨夜調誦無寤色及

當出刑官屬具饌送之宣乃厲色曰董宣生平未曾食人

之食况死乎升車而去時同刑九人次應及宣光武馳使

騎特原宣刑具令還獄遣使者詰宣多殺無辜宣具以

狀對言水丘岑受臣旨意罪不由之願殺臣活岑使者以

聞有詔左轉宣懷令令青州勿案岑罪岑官至司隸校尉

後江夏有劇賊夏喜等寇亂郡境以宣為江夏太守到界

移書曰朝廷以太守能禽姦賊故辱斯任今勒兵界首檄

到幸思自安之宜喜等聞懼即時降散外戚陰氏為郡都

尉宣輕慢之坐免後特徵為洛陽令時湖陽公主蒼頭白

日殺人因匿主家吏不能得及走出行而以奴驂乘宣於
夏門亭候之乃駐車叩馬以刀畫地大言數主之失叱奴
下車因格殺之主即還宮訴帝帝大怒召宣欲筆殺之宣
叩頭曰願乞一言而死帝曰欲何言宣曰陛下聖德中興
而縱奴殺良人將何以理天下乎臣不須筆請得自殺即
以頭擊楹流血被面帝令小黃門持之使宣叩頭謝主宣
不從彊使頓之宣兩手據地終不肯俯主曰文叔為白衣
時臧亡匿死吏不敢至門今為天子威不能行一令乎帝
笑曰天子不與白衣同因勅彊項令出謝承書曰勅令詣大官
賜食宣受詔出飯盡覆
杯食杯上大官以狀聞上問宣宣對曰臣食不敢遺餘如奉職不敢遺力賜錢三十萬宣悉以班諸吏
由是搏擊豪彊莫不震慄京師號為卧虎歌之曰枹鼓不
鳴董少平枹擊鼓也音
字其字從木也在縣五年年七十而卒於官詔遣

董宣

使者臨視唯見布被覆屍妻子對哭有大麥數斛敝車一
乘謝承書曰有白馬
一匹蘭輿一乘也帝傷之曰董宣廉潔死乃知之以宣嘗
為二千石賜艾綬葬以大夫禮拜子並為郎中後官至齊
相諸本此下有說蔡茂事二十五
相字亦有無者案茂自有傳也
樊曄字仲華南陽新野人也與光武少游舊建武初徵為
侍御史遷河東都尉引見雲臺初光武徵時嘗以事拘於
新野曄為市吏餽餌一笥蒼頡篇曰餽饌也說文
曰餌餅也笥竹器也帝德之不忘
仍賜曄御食及乘輿服物因戲之曰一笥餌得都尉何如
曄頓首辭謝及至郡誅討大姓馬適匡等馬適姓也前書有
馬適建浴本匡上
有王字
者誤也盜賊清吏人畏之數年遷揚州牧教民耕田種樹理
家之術視事十餘年坐法左轉軹長軹縣屬河南郡故城在
今洛州濟源縣東南也隗
囂滅後隴右不安乃拜曄為天水太守政嚴猛好申韓法

後漢書

卷之七

七

後魏書

卷之六

申不害韓非之法也

善惡立斷人有犯其禁者率不生出獄吏人及羌

胡畏之道不拾遺行旅至夜聚衣裝道傍日以付樊公涼

州為之歌曰游子常苦貧力子所所富

勤力之子

寧見乳虎亦

死忿怒或見置嗟我樊府君安可再遭值視事十四年卒

官永平中顯宗追思暉在天水時政能以為後人莫之及

詔賜家錢百萬子融有俊才好黃老不肯為吏

李章字弟公河內懷人也五世二千石章習嚴氏春秋

時傳士嚴彭祖也

經明教授歷州郡吏光武為大司馬平定河北召

章置東曹屬數從征伐光武即位拜陽平令

陽平縣屬東郡故城今魏元華

也時趙魏豪在往往屯聚清河大姓趙綱遂於縣界起塢壁

繕甲兵為在所害章到乃設饗會而延謁綱綱帶文劔被

羽衣

通鳥羽以為衣也前書錄大為五利行軍服羽衣也

從士百餘人來到章與對謀

有頃手劔斬綱伏兵亦悉殺其從者因馳詣塢壁掩擊破

之吏人遂安遷千乘太守坐誅斬盜賊過濫徵下獄免歲

中拜侍御史出為琅邪太守時北海安亡大姓夏長思等

反遂囚太守處與

風俗通曰史記趙有辨上處子故有處姓也

而據營陵城

營陵縣屬北海郡也

章聞即發兵千人馳往擊之掾吏止章曰二千石行不得

出界兵不得擅發

前書杜欽奏記王鳳曰二千石守千里之地任兵馬之重不宜去郡也

章按劔怒

曰逆虜無狀囚劫郡守此何可忍若坐討賊而死吾不恨

也遂引兵安丘城下募勇敢燒城門與長思戰斬之獲三

百餘級得牛馬五百餘頭而還興歸郡以狀上帝悉以所

得班勞吏士後坐度人田不實徵以章有功但司寇論月

餘免刑歸復徵會病卒

後漢書

卷之六

周紆字文通下邳徐人也為人刻削少恩好韓非之術少
為廷尉史亦平中補南行唐長到官曉吏人曰朝廷不以
長不肖使牧黎民而性讎猾吏志除豪賊且勿相試遂殺
縣中尤無狀者數十人吏人大震遷博平令博平縣故城在今博平縣
東收考姦臧無出獄者以威名遷齊相亦頗嚴酷專任刑
法而善為辭案條教辭案猶今案牘也為州內所則後坐殺無辜復
左轉博平令建初中為勃海太守每赦令到郡輒隱閉不
出先遣使屬縣盡決刑罪乃出詔書坐徵詣廷尉免歸紆
廉潔無資常築塹以自給肅宗聞而憐之復以為郎再遷
召陵侯相廷掾憚紆嚴明欲損其威續漢志每郡有五乃晨官掾縣為廷掾也乃晨
取死人斷手足立寺門紆聞便往至死人邊若與死人共
語狀陰察視口眼有稻芒乃密問守門人曰悉誰載藁入

城者悉猶自也者對唯有廷掾耳又問鈴下漢官儀曰鈴下侍閤也
外頗有疑令與死人語者不對曰廷掾疑君乃收廷掾考
問具服不殺人取道邊死人後人莫敢欺者徵拜洛陽令
下車先問大姓王名吏數閭里豪彊以對紆厲聲怒曰本
問具服若馬盜等輩豈能知此賣菜傭平於是部吏望風
旨事以激切為事貴戚跼躄京師肅清皇后弟皇明即竇
篤從宮中歸夜至止姦亭亭長霍延遮止篤篤蒼頭與爭
延遂拔劍擬篤而肆詈恣口篤以表聞詔召司隸校尉河
南尹詣尚書譴問遣劔戟士取紆送廷尉詔獄數日貫出
貫赦也音市夜反帝知紆奉法疾姦不事貴戚然苛慘失中慘虐也數
為有司所奏八年遂免官後為御史中丞和帝即位太傅
鄧彪奏紆在任過酷不宜典司京輦漢官儀曰御史中丞外督部刺史內領侍御史糾察

百官效云 免歸田里後賣氏貴盛篤兄弟秉權睚眦宿怨無不

僵仆僵僵也紆紆也自謂無全乃柴門自守以待其禍然篤等

以紆公正而怨隙有素遂不敢害永元五年復徵為御史

中丞諸竇雖誅而夏陽侯瓌猶尚在朝紆疾之乃上疏曰

臣聞臧文仲之事君也見有禮於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

父母見無禮於君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左氏傳季孫行父稱臧文仲教

之辭也行父事君按夏陽侯瓌本出輕薄志在邪辟學無經術而妄

構講舍外招儒徒實會姦佞輕忽天威侮慢王室又造作

巡狩封禪之書惑眾不道當伏誅戮而主者營私不為國

計夫涓流雖寘寔成江河燭火雖微卒能燭野莊子曰日月

不息燭火復復也相有漸可不懲革易曰履霜堅冰至其所由來者漸矣宜尋呂產專

竊之罰竊之罰王太后崩與第操作亂也永惟王莽篡逆之禍上安

社稷之計下解萬夫之感會瓌歸國紆遷司隸校尉六年

夏旱車駕自幸洛陽錄囚徒二人被掠生蟲坐左轉騎都

尉七年遷將作大匠九年卒於官

黃昌字聖貞會稽餘姚人也今越州餘姚縣也本出孤微居近學宮

數見諸生脩庠序之禮因好之遂就經學又曉習文法仕

郡為決曹續漢志曰決曹主罪法事刺史行部見昌甚奇之辟從事後

拜宛令政尚嚴猛好發姦伏人有盜其車者昌初無所

言後乃密遣親客至門下賊曹家掩取得之續漢志曰賊曹主盜賊事悉

收其家一時殺戮大姓戰懼皆稱神明朝廷舉能遷蜀郡

太守先太守李根年老多悖政也悖亂也百姓侵冤及昌到吏人

訟者七百餘人悉為斷理莫不得所密捕盜帥一人脅使

條諸縣疆暴之人姓名居處乃分遣掩討無有遺脫宿惡

大女奴皆奔走它境初昌為州書佐其婦歸寧於家遇賊被獲遂流轉入蜀為人妻其子犯事乃誦昌自訟昌疑母不類蜀人因問所由對曰妾本會稽餘姚戴次公女州書佐黃昌妻也妾嘗歸家為賊所略遂至於此昌驚呼前謂曰何以識黃昌邪對曰昌左足心有黑子常自言當為二千石相書曰足心有黑子者二千石昌乃出足示之因相持悲泣還為夫婦視事四年徵再遷陳相縣人彭氏舊豪縱造起大舍高樓臨道昌每出行縣彭氏婦人輒升樓而觀昌不喜遂勅收付獄按殺之又遷為河內太守又再遷潁川太守永和五年徵拜將作大匠漢安元年進補大司農左轉太中大夫卒

於官

陽球字方正漁陽泉州人也

泉州故城在今泉州雍奴縣南也

家世大姓冠蓋

球能擊劍習弓馬性嚴厲好申韓之學部吏有辱其母者球結少年數十人殺吏滅其家由是知名初舉孝廉補尚書侍郎閑達故事其章奏處議處議也常為臺閣所崇信出為高唐令以嚴苛過理郡守收舉收繫舉也會赦見原辟司徒劉寵府舉高第九江山賊起連月不解三府上球有理女奴才拜九江太守球到設方略凶賊殄破收郡中姦吏盡殺之遷平原相出教曰相前蒞高唐志婦女奴鄙遂為貴郡所見枉舉昔桓公釋管仲鮒鈞之讎高祖赦季布逃亡之罪雖以不德敢忘前義况君臣分定而可懷宿昔哉今一蠲往愆期諸來效若受教之後而不改姦狀者不得復有所容矣郡中咸畏服焉時天下大旱司空張顥條奏長吏苛酷貪汚者皆罷免之球坐嚴苦徵詣廷尉當免官靈帝

後漢書

卷之二十一

一

以球九江時有功拜議郎遷將作大匠坐事論頃之拜尚

書令奏罷鴻都文學曰伏承有詔勅中尚方為鴻都文學

樂松江覽等三十二人圖象立贊以勸學者臣聞傳曰君

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左傳曹翹諫魯莊公之辭也案松江覽等皆出

於微蔑斗筭小人依憑世戚附託權豪俛眉承睫徼進明

時或獻賦一篇或鳥篆盈簡八體書有鳥篆象形以為字也而位升郎中形

圖丹青亦有筆不點牘辭不辯心假手請字妖偽百品莫

不被蒙殊恩蟬蛇滓濁說文曰蛇蟬蛇所解皮也蛇音式鏡反楚詞曰濟江海兮蟬蛇或音它外反是

以有識掩口天下嗟歎臣聞圖象之設以昭勸戒欲令人

君動鑒得失未聞豎子小人詐作文頌而可妄竊天官垂象

圖素者也今太學東觀足以宣明聖化願罷鴻都之選以

消天下之謗書奏不省時中常侍王甫曹節等女虐弄權

扇動外内球嘗拊髀發憤曰若陽球作司隸此曹子安得

容乎光和二年遷為司隸校尉王甫沐沐里舍球詣闕謝

恩奏收甫及中常侍淳于登袁赦封翊翊音吐盡反中黃門劉毅

小黃門龐訓朱禹齊盛等及子弟為守令者女奴猾縱恣罪

合滅族太尉段熲諂附佞倖宜並誅戮於是悉收甫熲等

送洛陽獄及甫子永樂少府萌沛相吉球自臨考甫等五

毒備極萌謂球曰父子既當伏誅少以楚毒假借老父球

曰若罪惡無狀若汝也死不滅責乃欲求假借邪萌乃罵曰爾

前奉事吾父子如奴奴敢反汝主乎今日困吾行自及也

球使以土塞萌口篋朴交至父子悉死杖下熲亦自殺乃

僵磔甫屍於夏城門大署榜曰賊臣王甫盡沒入財產妻

子皆徙比景球既誅甫復欲以次表曹節等乃勅中都

官從事曰且先去大猾當次案豪右權門聞之莫不屏氣
諸奢飭之物皆各絀膝不敢陳設說文曰絀束篋也孔安國注尚書曰膝絀也京師
畏震時順帝虞貴人葬百官會喪還曹節見磔甫屍道次
慨然投淚曰投也音亡粉反我曹自可相食何宜使犬舐其汁乎
語諸常侍今且俱入勿過里舍也節直入省白帝曰陽球
故酷暴吏前三府奏當免官以九江微功復見擢用愆過
之人好為妄作不宜使在司隸以騁毒虐帝乃徙球為衛
尉時球出謁陵節勅尚書令召拜不得稽留尺一球被召
急因求見帝叩頭曰臣無清高之行橫蒙鷹犬之任前雖
糾誅王甫段熲蓋簡落狐狸未足宣示天下願假臣一月
必令豺狼鴟梟各服其辜叩頭流血殿上呵叱曰衛尉扞
詔邪至於再三乃受拜其冬司徒劉郃與球議收案張讓

曹節等知之共誣郃等語已見陳球傳遂收球送洛陽獄誅死妻子徙邊

王吉者陳留浚儀人中常侍吉之養子也甫在宦者傳吉少好誦讀書傳吉名聲而性殘忍以父秉權寵年二十餘為沛相曉達政事能斷察疑獄發起姦伏多出眾議課使郡內各舉姦吏豪人諸常有微過酒肉為臧者雖數十年猶加貶棄注其名籍專選剽悍吏擊斷非法若有生子不養即斬其父母合土棘埋之凡殺人皆磔屍車上隨其罪目目言示屬縣名也夏月腐爛則以繩連其骨周徧一郡乃止是者駭懼視事五年凡殺萬餘人其餘恠毒刺則不可勝數郡中惴惴懼也音之瑞反莫敢自保及陽球奏甫乃就收執死於洛陽獄

論曰古者敦龐善惡易分左傳申叔時曰人生敦龐和同至於

畫衣冠異服色而莫之犯白虎通曰畫象者其衣服象五刑也犯墨

蒙其體處而畫之犯官者雜罪叔世偷薄左傳曰叔向曰三辟之興皆

犯大辟者布衣無領墨黥面也上下相蒙左傳介之推曰下義其罪上賞其

且也本或作相治化導不能以懲違遂乃嚴刑痛殺隨而繩之致刻深

之更以暴理姦倚疾邪之公直濟忍苛之虐情漢世所謂

酷能者蓋有聞也皆以敢捍精敏巧附文理風行霜烈威

譽誼恭與夫斷斷守道之更何工否之殊乎尚書曰如有一個

注云斷斷荷然故嚴君三番霸之術前書嚴延年為河南太守嚴刑峻

化郡中亦平屢蒙豐年曰則皇集上下詔捕揚其行加金爵之賞延年素

輕霸為人及比郡為守治後賞及在已心內不服河南界中又有蝗府丞

孫義出行蝗還見延年宓公人笑卓茂之政茂傳曰初茂到縣

年曰此蝗豈鳳皇食邪既窮矣而猶或未也朱邑不以笞辱加物前書曰朱邑以笞

利為行未嘗笞

袁安未嘗鞫人臧罪安傳曰安為河南尹政號嚴而猾惡自

禁人不欺犯何者以為威辟既用而苟免之行興辟法也音

仁信道孚故感被之情著左傳曰小信未孚大信於人苟免

者威隙則姦起感被者人亡而思存若子產卒仲尼聞由一邦

以言天下則刑訟繁措可得而求乎

贊曰大道既往刑禮為薄老之曰大道廢有仁義又曰斯人散

矣機詐萌作論語曾子曰工失其道民散矣去殺由仁濟寬非

虐論語曰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此言用仁德化人人知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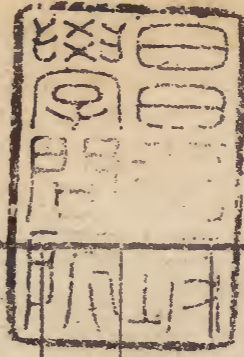
節可以無殺戮也左傳曰寬以濟猛猛以濟寬言政寬則人慢故須

以猛濟之非末暴雖勝崇本或略春秋繁露曰君者國之本也天為

故為暴虐也化若神不崇本則無以蕪人此言酷暴為政

化之末雖得勝殘而崇本之道尚為畧也

酷吏傳第六十七



後漢書

卷之七

文政癸未



